鈍吟雜錄

論學三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鈍吟雜錄

馮班著
何焯評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三本如一借月在前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鈍吟雜錄十卷國朝馮班撰。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人。卷首自署曰上黨。從郡望也。是書凡家誡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謬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將死之鳴一卷。班著述頗多。沒後大半散佚。其猶子武搜求遺稾。僅得九種。裒而成編。家誡多涉歷世故之言。其論明末儒者之弊。頗爲深切。正俗皆論詩法。讀古淺說多評詩文。日記多說筆法字學。皆閒附雜論。嚴氏糾謬辨嚴羽滄浪詩話之非。誡子帖多評古帖論筆法。末附以社約四則。皆論讀書之法。遺言、將死之鳴。皆與家誡相出入。通鑑綱目糾謬尚未成書。僅標識五條。武錄而存之耳。大抵明季諸儒。守正者多迂。騖名者多詐。明季詩文。沿王、李、鍾、譚之餘波。僞體競出。故班諸書之中詆斥或傷之激。然班學有本源。論事多達物情。論文皆究古法。雖閒有偏駁。要所得者爲多也。

鈍吟雜錄敍

天下非無嗜書好古者也。然竊謂有二病焉。不具一知半解。縱涉獵經史百家。究不得古人要領。其病若青盲。好翻駁古人。不惜誣聖非經。創爲新奇炫世之說。其病若怖頭狂走。青盲之病。病止一身。狂走之病。病在天下後世。非細故也。先仲父定遠公深惡之。公自少厭薄制舉業。專意古學。矻矻至老。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俗子。皆以爲迂。獨於古人。精神脗合。若有夙契。於是非得失處。非信而有徵。不輕下一字也。嘗過家塾。見案頭有少微通鑑一書。正色命武曰。昔人之事。成敗已見。得失顯然。不須更翻公案。凡爲此者。不過好立議論。求免耳食之誚耳。汝輩讀書。須善審時勢。不可一味將正心誠意套語。妄斷前人。凡此書及致堂管見。以至近世李氏藏書。及金聖歎才子書。當如毒蛇蚖蝎。以不見爲幸。卽歐公、老泉、漁仲、疊山諸公。亦須小心聽之。嗚呼。斯言也。豈獨爲武也道乎。公著書無定所。或書友人齋頭。或書旁行側理。以故歿後多散軼。武竭蹶求之。數年於茲矣。僅得九種。編成十卷。題曰鈍吟雜錄。以公嘗自號鈍吟老人云爾。讀古淺說。病中囑黃子鴻授武者。家誡則得於家補之。正俗係女弟子董雙成所寄。日記乃得於僧飲章行囊中。嚴氏糾繆參見諸本。今另爲一卷。誡子帖散見於小啟。編成後。家履中絨寄綱目糾繆五則。暨遺言、遺囑三種。其餘尙有壁論三卷。讀古心鑒、葫蘆私語、畫論數種。無從尋覓。亡失頗多。有同嗜者。諒

當公之千古。不至如向子期南華注也。武向讀嚴氏家訓、夢溪筆談、履齋示兒編、容齋隨筆諸書。未嘗不嘆古人學問眞有功後學。公之斯編。多發諸公之未發。使讀之者。知古人之學。自有入處。如康衢大川。一望了然。當不徒使下劣惡見。蟠踞胸中。塞斷多生正見也。武幼遭家難。孤露失學。未能敬承家訓。謹畧述所聞。以及搜訪之艱如此。己未仲春上澣。猶子武再拜謹記。

鈍吟雜錄總目

第一卷
家戒上
第二卷
家戒下
第三卷
正俗
第四卷
讀古淺說
第五卷
嚴氏糾謬
第六卷
日記

第七卷
誡子帖附社約
第八卷
遺言
第九卷
通鑑綱目糾繆
第十卷
將死之鳴

鈍吟雜錄卷第一

清　上黨馮班定遠著
　　廬江何焯義門評

家戒上

讀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其理是而詞章不能工者。太公家教也。今此書不傳。習之所謂不工者。我不能與之覆較。顧嘗思之矣。謂之家教。是父兄以教其子弟者也。不應雕飾文詞。其理是矣。則於聖人之所謂修身齊家。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者。必有當焉矣。是天下之良書也。惜哉我不及見。不得採取以善我身。教我子弟。可勝歎耶。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爲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于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是卽李習之所謂詞章不工者。勿以文字求我。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只如此便完全是箇堯舜。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俗人只爲不知學問。識見淺薄。遇要緊處。料理不來。任情隨俗。做得不好。便把人品弄壞。但孝弟二字。甚不易料理。沒有十二分學問。舉手動足便錯了。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是儒者功夫。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是儒者學問。蒲團上駭坐。殊不了事。末句是針砭高景逸門徒。

程子教人讀書曰。一部論語。未讀時是這般人。讀了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一般。此言最懇切。最難讀者論語。聖人說話簡略。說得渾融。一時理會不來。是難讀也。亦最易讀。讀一句是一句。理會得一分是一分。是易讀也。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趙普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是會讀書。如吾所見。只一二句便終身受用不盡。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亦是一句說話。但此是道家學問。不如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字最妙。積善成名。不是虛名。這名便不害事。若爲惡于冥冥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惡字一毫來不得。如老子云。天網恢恢。踈而不漏。這話卻好。小人只看了踈處。不曾看他不漏處。便去放肆。是他識見不濟。看理不明也。　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這便是積的工夫。

俗語亦有益人處。吳人諺云。風潮過了世界在。吾一生用之。雖經歷事變。至今無大患。但衆人洶洶時。不可隨他。自己有箇把捉。洶洶的定了。便受用。

太平時做錯了事卻有救。亂世一毫苟且不得。一失脚便送了性命。

信而好古。溫故而知新。是讀書得力處。

儒者有一種門戶。有一種習氣。須洗得盡。方是好學的人。方是眞儒。名言。不到得忽忽地位便有此二種夾雜。

君子之孝。莫大于教。子孫教得好。祖宗之業。便不墜于地。不教子弟。是大不孝。與無後等。

儒者之業。莫如讀書。記誦以爲博。是讀書病處。亦強似不讀。

讀書有一法。覺有不合意處。且放過去。到他時或有悟入。不可便說他不是。

君子立身行己。只要平實。不行險則無禍患。不作僞則無破敗。此語最有味。不可忽。此是實實受用儒者功夫。不是老生常談。君子居易以俟命。不願乎外。只是一箇平。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是實。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況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此亦名言。宋人多不審細。止如蘇子由論蜀先主云。據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將也。考昭烈生平未嘗用孔明爲將。不據蜀便無地可措足。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宋人議論多如此。不可學他。致堂胡氏作讀史管見。其論人也。如酷吏之獄詞。見法輒取。不原情。

不考事。君子惡稱人之惡。此便是他心不正。癖於惡人。而不知其美。斯言之玷也。

孔子每言仁。孟子竝言仁義。義字難體認。有硜硜小人之義。有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義。更有刺客游俠盜賊姦人之義。君子不可不明辨也。義者宜也。知所擧三者安得爲宜。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刺客游俠皆盜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賢臣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孝子也。僨國事。滅家族。以死求名者。賊儒也。

亂臣逆子之尤者也。此語爲東漢人發藥。若東漢之末。則禮義廉恥。務爲苟得苟免。又賊儒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有所不敢愛。儒者之死忠死孝。仁之至。義之盡也。然子死孝。父必不全。臣死忠。君必有患。忠臣孝子。平居無事。不忍言之。近代有平居無事。處心積慮。冀君父之有難。以成其名者。其人名不便言。此亂臣賊子之不若也。讓千乘之國好名者。君子猶不取。況乎幸君父之有難。社稷蒼生。六親九族。一切不顧。而可曰仁義乎。好名之患。眞有不可言者。

曹孟德將殺陳宮。謂之曰。公臺如卿老母何。宮曰。母老在公。不在宮也。婉而不屈。然竟全其母。方孝孺將死曰。必無十族。此爲不如陳宮矣。孝孺雖遜詞。亦不免九族。然亦不至於十族矣。兩條須合看。

誦農、黃之書。用以殺人。人知爲庸醫也。誦周、孔之書。用以禍天下。而不以爲庸儒。我不知何說也。庸儒者。

非孔子之徒也。不惟一時禍天下。又使後世之人。不信聖人之道。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君子當大難。亦不徒死也。持其危。扶其顛。盡心力而爲之。事窮勢極。然後死焉。斯可以言事君之節矣。文文山其人也。

君子有心於古道。愼無以學術誤天下。

樂無與於衣食也。金石絲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詩賦無與於人事也。溫柔敦厚。聖人以教民。宋儒惡之。

漢人云。大者與六經同義。小者便麗可喜。（便麗、王褒傳作辨麗。）言賦者莫善於此。詩亦然也。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詠之何害。風雲月露之詞。使人意思蕭散。寄托高勝。君子爲之。其亦賢於博弈也。以筆墨勸淫。詩之戒。然猶勝於風刺。而輕薄不近理者。此有韻之謗書。唐人以前無此。不可不知也。

君子不親教。延師亦是難事。氣習相染。師不如友。愛子弟者。必愼其所與。要淳厚有家風者爲上。其次則自好喜讀書者。市井輕薄。最不可近。

先兄謂我曰。見利思義。義不勝利。小人必不能自克。我應之曰。不若見利思害。（見利思害出新序節士篇。以見得思義並舉言之。則不偏也。）

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無故之利。況乎爲不善以求之乎。君子固窮。不求利所以無害。則利莫大焉。到底翻不得此案。人不知義。則利令智昏。雖大害之伏。不復顧矣。故九思條目又曰見得思義。孟子亦先曰亦有仁義而已矣。教人有主宰於中。然後與之剖析利害。

或曰。裴晉公之功名富貴。可謂盛矣。還帶小善。恐不足以致之。余曰。大人君子。好義爲善。其根伏於胸中。如火之伏於薪下也。特未發耳。一發則燎原矣。晉公之致福。亦猶火發之燎原也。事之大小。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一事之善。如將枯之禾。偶得一溉。其福徵矣。然必勝於不爲一善者。

韓、商之道。其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狹。施之於亂世。可以徼利。事平則受其禍矣。秦二世而亡是也。天道神明。好此術者必有殃。

君子以禮義安人。養人。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不知禮義之本也。

漢儒釋經。不必盡合。然斷大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去聖未遠。古人之道。其有所受之也。

宋儒視漢人如讐。是他好善不篤處。唐儒小病在有箇道學門戶。必求高出前人。然濂溪、明道諸公。何嘗有此。

談性命。敍人倫。苟無宋儒。人其爲鬼魅乎。但於世事上少踈。施之於事。不見作用。朱子嘗自說如此。

尙論古人。不是與古人爭是非。好譏評者。其爲學必不得益。

昔人有作中山狼傳者。爲負恩者喻也。中山狼所在有之。但無與老牸枯樹語則可矣。斯言也。不更事者不知也。小人之敢於爲惡。有助之者耳。天下惟助惡者爲無人心。

禍福之來。天與人相參。詩曰。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一委之於命者。愚人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其所以亡也。

盛怒不可飲酒。

凡人之是非。當決之於君子。儒者之是非。當裁之以聖人之言。苟不合於仲尼。雖程、朱亦不可從也。聖人好讀書。豪傑好讀書。文人亦好讀書。惟宋儒不好讀書。程、朱爲學。必由讀書講明義理。惟陸學不尙讀書耳。

夫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較說得透爽。夫子曰。習相遠也。朱子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較說得圓滿。

虎狼好搏噬。是氣稟所拘。父子不相食。是性善。相近處正是善。相遠處卽是惡。大抵惡是第二層念頭。善念是獨發的。惡念是有對而發的。須知甘食悅色亦是善。方可言性善。好甘不好苦。好美不好惡。自愛也。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君子有時損己以益人。只從自愛處推出。

阮嗣宗至愼。不臧否人物。陶淵明詩篇篇說酒。不及時事。阮與陶。皆在事外者也。有事在者。亦須深沉果決。不密則害成矣。

顧仲恭先生不能作詩。嘗自言不解其故。余告之曰。溫柔敦厚。先生似不足。

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其說曰。精炁者身之本也。不愛精炁者爲不孝。心者身之君也。不敬其心者爲不忠。我最愛此說。

君子處人骨肉之間。不可無作用。亦不必多巧。只是一箇平恕。一箇忍耐。

六親不和有孝慈。君子不可不勉。此語失老子本意。□翁之意謂六親雖不和。孝慈之道當盡其在我。

婢嫗用事。則婦女生變。外家太親。則兄弟疎。

嫁女娶婦。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古人云。娶婦當娶其不如我者。嫁女當擇其勝我者。此言大有病。外家貧薄。爲累最重。不可以一端盡。且婦女之性。罕能自卑。只如婢妾。此不如我家亦甚矣。一旦得寵。目無正嫡。不如我家。不足恃也。勝我之家。娣姒必多富貴。婦女以家勢相軋。我家子女必爲所薄。則一日不能安矣。勝我不如我相形。爭之道也。儒者論事多空中揣量。不試實事。故多敗。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須是實實體貼。空中揣摩。便是白面書生。不通事勢。爲天下安用腐儒。謂此輩也。所論亦未盡事理。此其一端也。

孝經、孔子之行也。小學、朱子之行也。但朱子有小疵處。醇儒不習事也。朱子不可謂之不習事。或智不圓耳。亦不過一兩段耳。

此良書。不可不讀。魯齋之學。從此書入。及頜成均。遂以此爲教。

宋儒有四大病。近代猶甚。不喜讀書。則君子小人漸無別。不作文字。則詞氣鄙倍而不自知。不事功業。則無益於世。不取近代事。則迂疎。全看程、朱語錄。原無此四者。此門徒末流之弊。亦不可不戒。

君子使人可愛。不如使人可敬。敬人者人恆敬之。未有可敬而不可愛者也。能養其中和之德。則敬愛兼之矣。

孟母、敬姜。千古難得。婦人教子。未有不敗壞者也。父欲教子者。必不可使母攙一字。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再得於今日。徒使晉人放蕩不事事。宋儒專言三代。其於三代之事。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徒使方孝孺輩迂執不通。其言不同。誤天下蒼生則一也。宋儒所謂三代者。亦謂當得其意而已。明道最通曉時務。伊川、晦翁亦何嘗拘礙如後儒。唯橫渠較疎耳。然方公之病。其根尙不在此。操切諸王。卽非西銘道理。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之下。卽曰親親。欲復三代。孰先於此。乃舍其大而圖其細。亟亟紛更。井昧夫子三年無改之訓。因非宋儒誤之也。然今日略觀宋人鑑斷。于諸儒書不能貫通者。須亟示以此論。○翁後有一條論建文主事。於余所見者有先得焉。

爲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愼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強者懟而爲惡。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違其天資。若有所長處。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本。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

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爲負之矣。少小多過。賴嚴師教督之恩。得比人數。以爲師不嫌太嚴也。及後所聞見。亦有鈍吟先生所患者。不可以不知。

子弟不可把世間刻薄事教他。子弟刻薄。一時無所展其惡。必先施於父母。則不孝。必先用於兄弟。一家不和。則萬事瓦裂矣。兄弟至親至近。不和便伸手動脚不得。外人不和。只一遍相爭。便走開去了。兄弟不和。終身併做一處。有許多不便。世人之不睦於兄弟者。自以爲得計。我不知其何心。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是好處。庸師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箇庸人。把子弟弄壞了。又有一種人。一味獎譽。都不課實。後來弄得虛驕。都不成器。子弟小時。極難調養。

與君子交。當以恕。君子或有不如人意時也。與小人交。當以敬。小人好侮人也。

不爲快意語。不作快意事。人世尤悔。十分便減卻七分。此康節之言。

言有近正而實不近人情。不合聖人之道者。儒者多有之。大略近於隘狹。便不是好話。

釋氏言地獄報應。儒者矯之。遂言無鬼。無鬼非聖人之言。卽爲異端。若無鬼。則聖人宗廟之禮。恐且誣矣。

此種議論大害事。能知阮宣子是異端。可與言儒矣。陰陽善惡。各從其類。既散之氣。亦清濁各途。若言果有地獄。亦不是。

俗人說通變。只是小人而無忌憚。不是君子之時中。

文人儒者。大有異端。不信五經。喜毀古賢人。招合虛譽。立黨敗俗。皆聖人之罪人。少正卯之流也。此翁目見萬歷以後事發藥。

善氣迎人。親於兄弟。逆氣迎人。慘於戈矛。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亦有一法。大略取其平和近人情者。則十得六七矣。風俗大壞之後。此言又不可墮于一偏。恐所謂人情者。非發皆中節之情也。

周、孔之道。是謂之儒。人不可不學儒。學儒必從師。師最難得。不近人情。不通世務。不讀書者。便是小人儒。

俗儒多傲。便不合孔子之道。儒者必謙。俗儒多短見。故好非古人。

凡學問皆須實見實行。不可虛空揣摩。

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嘗不長歎也。不讀詩書。云妨於舉業也。以余觀之。凡兩牓貴人。粗得名於時者。未有不涉獵經史。讀書好學之士。不幸而躓於場屋。猶爲名於一時。爲人所宗慕。其碌碌不知書者。假令竊得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爲常人。其老死無成者。不可勝計。貴曰學古不利於舉業乎。又不喜子弟學道。脫有差喜言禮義者。呼爲至愚。不知所謂道者。只在日用中。惟不學也。居家則不孝不弟。處世則隨波逐浪。作諸不善。才短者猶得爲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於刑辟。中世網而死。其人不可勝屈指也。見三十年前。

士人立身。尙依名教。相見或言詩書。論經世之務。今則絕無矣。有一老儒。見門人讀書則杖之。罰錢一貫。斯人也。竟困於青衿而死。亦何益哉。不讀經則舉業必庸猥。不涉史則後場其牆面矣。經須講而後明。喜言理義者。通經之階也。望子弟之遠大者。安能捨是以爲教哉。○今去翁發此論時。又四十年矣。噫。

仁義、聖人之道也。徐偃王、宋襄公以之敗亡。而儒者猶稱之。斯亦仁義之感也。韓文公作徐偃王碑。公羊稱文王之師。是已。偃王碑狗其子孫之請。漫戲焉耳。其例又取諸子雲劇秦美新。尙與公羊謬於說經者不同。近代建文君又不及此二君者也。至今好事者猶惜之。或曰。仁義足以敗亡乎。余曰。此徒慕而爲之。其心則善矣。實不得聖人之道也。如燕噲之讓子之。亦慕堯、舜也。此亦可稱乎。建文君有大罪。今人不知耳。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建文不孝。不孝足以亡國。但其心實慕善。當時臣下果於行其所學。顚覆典刑。遂以至於亡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建文之九族何如。是烏能法堯、舜哉。此條論斷建文主爲當。若修明史者仍之。則董狐之良也。○定翁所閱史記中有論龜錯一條極好。當採錄。

人各有業。所以爲生也。祖父之業。生而習焉。長而安焉。廢而習其所習。敗而無成者十八九矣。讀書、業之美而貴者也。奈何其廢之乎。

人於其所業。當竭一生之力而爲之。毋求其便者。必爲其難者。吾少年學舉子之業。教我者曰。此敲門甎

也。得第則捨之矣。但獵取其淺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遠者高者。不足務也。必無人知。則躓矣。後從魏叔子先生。見繆當時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盡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爲舉業。誰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淺易。子其困矣。始知向來之誤也。農必爲良農。賈必爲良賈。工必爲良工。至於士人之業。乃欲爲其不良者。何也。今日幾乎天下皆不知矣。然爲欺者滔滔皆是。安得受知于考官。不如讀書。其遇則可以變俗。不遇猶有以自得。爲人之所不能爲。知人之所不能知。盡心力而務之。不得利。必得名。人皆不如我。我得名利也。韓子云。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名利其外也。不可以爲人將若之何。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何雲有文錢□翁重之。然無名者。其人妬嫉同學者惡之也。妬嫉極損名。如張湯有後。可以爲法。

俗人多不喜子弟習技。只是一個俗。如書射自是正經學問。如何不知。近禮樂之遺者爲之。可以爲人所役而取賤者。勿以自累。他如琴弈之類近雅者。亦不妨爲之。我見一周叟。投壺百發無誤。意甚愛之。琴德可以養性。弈則徒費日觸精而已。非若琴之爲用。不當習。投壺古戲。本射之類。禮用之與燕射等。學之殊妙。二郎好書。我不以爲不可。但有一說。不精而爲之。便是廢日。苟能精之。則古人亦如此也。先君子不讀星命之書。多爲日者所欺。然猶無大害。有一郭春卿。其父葬得吉壤。生春卿。讀書數行俱下。不過二

遍則暗誦矣。後爲惡人所誤。言不吉。發之。紫藤纏棺。斬之。流汁如血。春卿歸讀書強記。不復如前矣。竟以一老青衿卒。先兄爲俞仰橋所欺。徙先祖母墓。我家遂貧。此大誤也。星命書幷劇去妄求之根。不售欺矣。葬書近代大蔽。王者作所必廢。卽所舉二事。求吉反凶。豈復宜信其術乎。如醫亦是要事。毛斧季患嗽。以夏月多飲水。冷痰在膈中。醫以爲癆藥。有天冬。我見之愕然曰。服此將甚。已而果劇。易醫而痊。錢履之冬月病痢。醫用黃連。其人腑臟素患虛寒。我與錢夕公皆云不可。履之不信也。後得名醫來。夕公以其意告之。投桂附而痊。不然幾斃。如此類不可盡述。君子不可不知醫。不知則爲庸醫所欺。害至於殺身。讀農、黃之書。操死生之權。或以爲賤業。何哉。但不精亦誤人。學之須審耳。我未嘗自用藥。有所鑒也。醫當知爲事親也。先儒言之矣。

爲學全在小時。年長便不成。然年長矣。亦不可不勉。

爲惠而望報。不如勿爲。此結怨之道也。

小人至惡。然其所爲。可以情理揣量。必有不利。彼亦不爲也。惟愚人爲不可知。愚者自以爲智。其惡往往出人意外。不可防也。先兄每戒人勿近愚人。吾始謂不然。及更事多。然後信之。不惟愚人。老而耄者亦不可近。

終日言人之善。人未必信。然所益多矣。惡人所爲。有人不肯信者。必不可言。待其自露可已。或至親厚者。不得坐視。待其自露。幸所猶非人。安所誤已多矣。

友人有狎一小人者。吾諫之再三。至掩耳而起。後經半年。始謝吾曰。果如尊言。蓋悔之也。

鈍吟雜錄卷第二

家戒下

好伐惡者。老子所謂代大匠斲也。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朱夫子云。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此語本易遯卦大象傳文。世有傲慢於此輩者。自以爲嚴。過矣。嚴者須敬以處身。粗而言之。衣冠可以禦強暴。

爲善無他法。但處心平易。使常有喜氣。自然無不善。

天主教人言殺生無報應。吾應之曰。儒者方長不折。草木無知。豈有冤報。只自全其仁心而已。王梵志云。辛苦因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取道何如。

粗中者不可以訴情。好奇者不可與慮事。辯口者不可與言理。

凡爲天下國家。雖有善法美意。行之必有次第。不知緩急先後則害事。

廉者量多窄。其病在酷而無所容。所以清官無後。爲上不寬。聖人所戒。君子不爲不可繼。事有便於一時。而後世爲弊者。不可不知也。

古人之善意可師也。然臨事亦須審其所急。如南宋之時。岌岌將亡矣。而儒者方講井田封建。豈當時所

可行耶。又非薄管仲。亦何益於事。我讀陳同甫文集。未嘗不恨也。君子使人也器之。如管仲、子產遇湯、武。豈不爲賢臣乎。自孟子已薄管仲矣。但觀漢治不純。知其所見者還。○後一條中翁論管仲。亦自見如此。同甫粗疏好大言。用之亦何補。但看朱子論治道處。豈是講井田封建。此段議論。亦是萬歷後望影亂言。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罪在嬖奚。不在王良。儒者好言範吾馳驅。而不計功業。皆嬖奚而加之以愚者也。此言非欲詭遇也。正謂範吾馳驅。非失禽之道也。使王良御后羿操弓。雖若邱山可矣。儒者做事不來。須要還我一箇嬖奚。若只是自己無能。則孟子之言。非藏身之地。

儒者多言管仲詭遇。非也。五伯假之也。正假這箇馳驅之法。仁義是也。管仲範吾馳驅而假者也。世上好事做成者。未有不出於眞。但就此一節是眞。大體本原上卻先和着假。便是霸術。又昧其先後輕重之宜。有這一邊反缺了那一邊。并與王者施爲不同耳。孟子保民而王一章最包括。朱子與陳同甫往復不到此。詭遇是決做不得的。若使王良復爲之。亦恐不能善其後。東野之敗駕可見矣。我嘗讀史。見小人之好爲詭遇者。其後必有大敗。

毋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也。毋求備於一人。使人也器之。爲上之道也。

君子有容人之量。所以可重。然有人焉。不可以情求。不可以理喻。不可以勢禦。更不可利結。此人之難容者也。斯人也。所爲如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且宜待其自及。勿與爭也。鄧都之屬是已。

小人之怒。氣衰則止。惟君子之怒不可犯。

終身讓行。不枉一舍。此至言也。荀子曰。君子讓而勝。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況於古人乎。儒者曰。三代已後無完人。後儒因之。遂不肯學三代以後之事。噫。三代之事。其傳者百不一存也。不法後賢。其於天下之事不知者多矣。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爲是非。則不齊。推之至於天下。是非不同。則風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賞無常。亂之道也。李卓吾者。亂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部春秋。不過如此。□翁以爲異人。愚之至也。吾謂既生一李卓吾。卽宜一牛金星繼其後矣。

好今而不知古則俗。知近而不及遠則陋。俗陋之人。難以語道矣。

讀古人之書。不師其善言。好求詭異。以勝古人者。愚之首也。

人有好事。必成就之。勿沮敗也。佐夔者嘗焉。我將獲其利。

過情之事。雖善不可爲。

臨事不可有成心。然志於善不爲惡。其立志亦不可不定也。

爲政不以方略。而曰我不貴權詐。此君子之過也。戒諭愈繁而民不從。無權略也。君子之有方略。所以便民。不以詐也。

盲者處平而不陷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危險。是謂善避其所短。爲人不可不自知其短。

好更張者。不知爲政。喜事者。難與爲善。

好以言欺人者。無口者也。言雖辯。人不聽之。則辯無益也。言卽誠。人猶疑之。如是則誠亦不行矣。此與喑啞者同。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與自殺之也一間而已。嗚呼。辱人之父兄。人必辱其父兄。今之好罵人者。不思而已。

近火先燒。近水先濕。好利之人不可近。我必喪其利也。好傷人者。人皆知避之矣。不知好利之至。未有不傷人者。

好小利必有大不利。

百里奚之功業。遠不如管仲。孟子賢之。卻勝於管仲。則不免刻論。此有說也。使管仲當七國。必幷天下而王矣。然管仲得志。則湯、武之事。其遂絕於後世乎。漢、唐以來可見矣。如蕭何卽仲管之亞也。恐尙遠。漢道不如三代。孟子病其如此。故不得不痛抑之。又商君之流。皆自托於伯術。亦仲之流弊也。申、商者。霸功之流弊。漢武宣二主又申、商

之餘毒。孟子之言。以救時也。飯牛之汚。當時說客以自托者多矣。孟子賢百里奚而辯之。亦救時之論耳。宋人不知也。飯牛干主。畢竟好事爲之。一部左傳中間無此舉止。一時有一時士風也。今之儒服者。其爲善也。皆不取孔子之道。而好言釋氏。儒教衰矣。儒教衰則生民受其弊。此不在學釋氏也。好善之念。未嘗忘於人心。有釋氏而不學儒也。韓文公亦自不得不辨。學者能以儒道治天下齊家修身。則不在辨釋氏。正爲不與辨則人不知性善。儒者亦自有性命之學。顏魯公學道學釋。不妨爲忠臣爲儒者。顏公天資美。長棄短可也。若謂其爲忠臣爲儒者得力那邊。大不是。學則雜矣。取君子之道。卽聖人之道也。須知地位相懸。子產有君子之道四。乃云子產於道槩乎未有聞。此語固有病。朱子之言。我有所不敢信。然亦只有四事。事上敬。行己恭。養民惠。使民義。此四者終身由之。亦恐未必能盡。不知朱夫子內省於此何如。比不得中庸上四者。殺人如草芥。買螺蜆放生。以此爲爲善。吾不解也。近有奪母弟之生業而飯僧以求福者。此何心哉。此何

心哉。

讀書當讀全書。名言。節抄者不可讀。

大儒之爲義也。蒼生受其福。小儒之爲義也。不惜其身以禍天下。此不講於義之過也。此亦不讀書之病。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故不更事者不能讀書。霍子孟不學無術。有才德者又不可以不讀書。

宋人不以讀書爲學。故曰。顏魯公、子產、管仲不學。顏魯公周忠臣君子。然又非子產、管仲之比矣。不知此諸君子者。立身行己。均天下。治國家。一塊純是讀書中來。聖人極教人讀書。子路云。何必讀書。夫子以爲佞也。讀書亦不可混爲一途。經亦書也。史亦書也。諸子亦書也。釋典亦書也。百家小說亦書也。宋儒不留心雜書有之。爲學第一事是讀書。講明義理。何爲不以是爲學。

儒有好學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讀書無益。只是不會看書。觀其尙論古人處。皆是以意是非。不曾實實體驗。如此則讀書無益。斯言也。儒者必不信。請以一事爲證。只在論語註中也。程子論討陳恆。乃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其言甚正。以實考之。則是虛論。夫子尙不能得於魯哀公。能請之周天子乎。當時無方伯。不知程子欲告何人。恐不免要告晉人。則夫子不能得於三家。能得於六卿乎。三家甚苦陳恆。自陳氏得政。魯人無歲不被兵。於討陳恆則不可。若晉之六卿。其善陳恆也至矣。豈可告乎。又云。率與國以討之。

霸者爲會盟。有諸侯。故能摟諸侯以伐諸侯。魯人將與何國乎。此並不曾實實考究思量。程子千古之儒宗。我豈敢少之哉。只於考論文字少工夫。大略近來儒者爲正論。多是硬板死局。不考實勢。所以做不得事。小人苟且趨利。詆薄大儒。亦爲儒者有此一種議論。與此輩作口實也。此事始晉亦疑程子之說爲不當於時勢而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尤哂之後讀論語或問。則程子本意蓋謂夫子既得請於魯君。而又若此處置。合天下之公義以討賊耳。朱子所推。蓋本未精盡。凡治一家之學亦必盡讀其書。乃可論其得失也。孔子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程子不曾思量耳。齊之不與陳恆者。則是齊之義士。其與陳恆者。是小人懷其施惠。而不知大義者也。因齊之義士。以伐其不義者。正是王道。非兵家較力之說也。不與者。朱謂世家大族。不甘爲陳氏下。力不逮而強劫之者。可也。若不懷其惠之義士。一國中能幾人哉。翁之言。是亦非實勢也。程子非云不較力也。言此討賊之舉。可以合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不患乎齊強魯弱力之不敵耳。

能修身則六親宜之。朋友敬之。雖末世薄俗無害也。能齊家則上下有節。衣食有度。雖貧而不困也。聖人之道。只在日用間。

有所不爲。則人信之。

多能鄙事。則爲人役。亦要酌量。藝之勞而賤者。身之災也。

隱士不避賤業。能自貴也。有才能而自晦。謂之隱。無能之人。只謂之不肖。

善人爲善。極有受用處。無過一箇心安。

人畜守狗。爲人用也。畏虎而惡之。爲其噬人也。虎豈不如狗乎。先兄取人。好虎而惡犬。臨難所以不救也。

我至今以爲歎。此讐尚未親切。

君子一飲一食。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未有不讓。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漢文卽位。東嚮讓者三。南嚮讓者再。禮也。自藩王爲天子。可無讓乎。儒者譏之。爲不知禮矣。若如所論。則一部儀禮。大半是僞。周公亦可譏乎。

臨大難。當大事。不可無學術。

熟看廿一史。便知自古天下之不治。皆由於家不齊。然後可以看大學。不然。便以爲架子說話。更須追尋其根源。方知正心誠意。不是風痺不知痛癢。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儒者務本。只在這裏做工夫去。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如此便可以觀心。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程子

云本來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這句話不曉得飯是米做如此說本來混成無名無字又何嘗有仁義禮智然程子亦非無所見只是他不會做文字語言說得爽口便有滯處學者當會他意思便曉得他不錯

存心養性只在愼獨工夫不得說一邊此處須細讀宋儒書

看朱夫子註易知王弼殊不濟看詩卻不如毛公詩是八面看得活潑潑的朱子以文害詞以詞害志一肚皮不信看得死了狹了便無用朱子於雅頌有功國風爲與小序作敵誠有過處然小序實不容全信毛公雖不必盡得卻有來歷說得開闊鄭公亦無大發明朱夫子之易更勝似程子他人非所論也朱子大略於文字處粗詩是一部文章

初隨俗看性理雅不服朱子後讀朱子語類始知先儒俱是天下第一等人但未免大醇小疵後儒專取他那小疵處便不好看可恨集性理的全無見識今日後生輕躁非薄古人皆不知學問者也朱子引京房易傳性理疑似誤字當時人不學如此

韓子愛今文而古之歐陽子愛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有心於古文者能稍變今日之俗文易之以古則善矣裁其冗長之句字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數公雖學有深淺才有大小熟爛則一斯能變俗者矣六經左史具在奈何守一先生之學不究其根源乎雖然

吾懼其不能行也。古文之絕已久。前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之。錢□翁亦異才。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婁子柔與錢書勸其略黃、柳、潛溪而直趨漢、唐、宋作者。極善。其中論經學派別則非。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文章者。儒教之餼羊也。儒者惡文字。惡讀書。恐天下之人皆化爲市人矣。不讀書。何以知聖人之道。不作文字。何以教後人。如儒家語錄率然之語。往往意是而詞有病。後人讀之誤認便害事。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得文章好。便是不幸。此只是爲東坡而發。不知有文章者未必知道。知道者卻須能文。孟子、子思、曾子文字俱好。宋文不尙理。所以儒者不愛文。語錄或門人雜記。不經手定。毫釐千里者多矣。程子即有某在何必看此之云。

賈子過秦。班孟堅正其失。昭明選文。遂去一篇。古人文字好惡俱要論理。如宋人則任意亂說。只鍊文字。蘇文如是者多矣。謝疊山文章規範尤非。他專以誣毀古人爲有英氣。此極害事。

君子見賢思齊。如讀春秋。於易牙豎刁之事。則當思賢臣之言不用。其禍如此。王景略之於苻堅。桓公之於管仲。是也。如衞靈公之於史鰌。則善矣。讀李習之幽懷賦。則當思韓門文字如此。韓退之之化也。其有

功于萬世如此。讀唐史。見陽道州之事。則當思諫臣之道。不在屑屑言瑣碎。苟塞責以取厭人主。如用宰相。國之大事。君子去。小人進。國家存亡所關。事無急於此者。諸葛公云。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是也。裴延齡不爲宰相。道州之力。如此則讀書有益。若歐公上范司諫書、蘇公管仲論。皆不足取。歐公讀李翺文。是一篇大關係文字。但云韓吏部得一飽而足。非君子之言也。吏部爲人見唐史。文集具在。豈不如習之乎。何必論生平。只此賦想歐公不曾全看。歐公性不好善。要求古人過失。說話帶口病。此是大過。其去讒人佞夫。不能以寸。

誣善游詞。君子勿爲也。要求古人過失。翻案起論。此宋以後作文者通病。以此妄論古人。既無以得其真。折其中。其文亦安得行遠乎。

有一禪者好狎孌童。又好賭博。我譏之。嚴武伯酷辨。以爲禪者不妨。其論甚高。我不習禪。不解也。問之一法師。乃曰。居士視此人所作。是慧是癡。若只是癡。便做不得。我見其人。兩目有顴。相法當淫。乃自以爲重瞳。思做天子。尤可怪。

福德報應之書。頗多膚淺。然嘗讀之。使人多發善念。亦養心之一助。

米元章論書不喜顏魯公正書。蘇子瞻論文不喜揚子。都聽他不得。知他有爲言之便聽與不聽皆可。

儒書尚實行。不離日用。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急。不知日用間喜怒哀樂。那一件不是性。修道之教。

教簡甚麼。

不愛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無以爲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

周子言無極。卽在鵝湖所言太極內亦不曾差。只是意見不同耳。如列子更增出許多層數。亦不差。只是易所謂太極。凡看異說。如譯語人。曉得不同處未嘗不同。便會看書。省卻許多諍論。中庸終以無聲無臭。非有本亦豈容增出。翁固能詩。假如有人忽作□字一句詩可乎。因周子而救列子。謬矣。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君子之戲。如虛舟之觸。可喜也而不可怒。戲語毋傷人心。人有所諱。不可不避。好訐人之諱忌。禍之道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事之難者也。若曉得人所不欲。己雖不以爲苦。亦不得施於人。方是恕。

小人做惡事。只是見事不透。君子爲善。只是看理透。看理不透。雖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

持論刻。則使人不樂爲善。

小人無所容。君子懼不免。如此未有不敗者也。戒之哉。

我目所見二君子。皆不得中道。趙儕鶴不容小人。黃石齋不容君子。二君俱不可居上者也。不寬也。惜乎

君子也。未聞孔子之大道也。義勝仁不得。春生秋殺。雖並行不悖。然天地之大德曰生。

讀書須求古本。近時所刻。多不可讀。

不學道而好仁。不妨忠厚。不學道而好義。必忮惡。皆愚也。而有分別。周子論剛柔善惡盡之矣。固有分別敗事則均。

儒者只說是非。不論利害。是大病。利天下者是也。害天下者非也。是非莫大於此。然則有利害而後有是非乎。

孟子第一章。何等穩當。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毋使人以所不知所不能。

開卷疾讀。日得數十卷。至老死不懈。可曰勤矣。然而無益。此有說也。疾讀則思之不審。一讀而止。則不能識憶其文。雖勤讀書。如不讀也。讀書勿求多。歲月既積。卷帙自富。經史大書。只一遍讀亦不盡。好學深思。四字缺一不得。

少壯時讀書多記憶。老成後見識進。讀書多解悟。溫故知新。由識進也。

嘗讀文中子。問諸葛孔明能與禮樂否。先君子曰。上下和輯是樂。朝廷軍旅有制是禮。又嘗問曾子一貫。先君子曰。曾子孝。於時聞之悚然。後更讀孝經、大學。遂無疑。正心誠意。至德要道。只是這箇。先君子學識

如此。錢□翁墓志殊未及。中庸從大舜、文、武之孝。說得到誠身。孝字。道理自好。但孝只忠字內發見之一端。孔子前言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未可以代一字也。元者善之長也。中庸說忠恕。亦首之以所求乎子云云。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今爲盡言之。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當先學用筆。古人所以先永字八法也。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眞迹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謂並採大小篆八分諸體。因章法宜者施之。用意則增減疎密。隨變出新也。董宗伯云。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韻字易落空。且只說得用筆。定老易理字爲當。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匝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爲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奴書之論。爲百年之內舉世宗趙。不知討源者發端耳。貞伯解人。非詆前人以自高者。○吳居父之學米。俞紫芝之學趙。乃可謂之奴書。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公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宋人以顏行爲宗盟。出入徐季海、楊凝式。米家時作晉人波磔。特以點綴成妍耳。○米作草勝行。狎然無篆籀骨法。故駑。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錐畫沙。印印泥。二句中鋒屋漏痕。此句藏鋒。是古人祕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憒憒。黃山谷純學瘞鶴銘。瘞鶴銘雄健沉着。不藏平原。今翻本不惟用筆全無影響。其用筆得於周子發。周子發師顏太師。故遒健。周子發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山谷云。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并結構亦差。

者周越又云錢穆父、蘇子瞻病余草書多俗筆。蓋余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悟。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口祓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爲人書。則山谷之洗伐屢矣。不獨胸次高於子發也。近董思白不取遒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卻不俗。董晚年眞書用筆學顏。參以宋思陵之體。與市中所買絕不同。董胸次隘。結字欲開展。而分寸太疎。法意俱乖。其用筆亦未始不遒。但照管不到。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一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虞法之聖者也。歐、虞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歐、虞。欒巇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此是較正趙子固之論。姜立綱尤俗。姜太僕學吳興者也。唯書誥勅用詹孟舉體。然亦遒健不俗。則所見蓋僞迹。

惡人必有天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我耳目所聞見多矣。灼然不謬。不可不知。惡人有隱德。好人有隱惡。其報更有甚者。

子孫有一貴人。不如有一君子。生一才子。不如生一長者。

處大變與惡人遇。當有遜避之道。不在悻悻求死。臨大節而不奪是也。求死非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觀於管子可見矣。然天下不均。社稷不安。以爲君子中庸之道。我不信也。孟子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一段。看差了

極誤事。孟子卻不差。儒者差耳。

君子失之野。寧失之文。弒父與君而不知其惡。亦從一箇野中來。野便無禮。無禮則無所不至。失之文。做惡來便有閃手處。六朝歲易一主。文而入於巧僞故也。以五代、南宋相較。禮之不可以已。豈不信夫。或曰。曹、馬何嘗閃手。噫。并其文廢之。不待再世矣。

進德修業。只懈怠處便是墮落處。

好言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棄也。君子戒之。

不學而思。遂成僻見。見處堅固。入道之路絕矣。今有人焉。程子尙是也。聰明人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遂肆言無忌。至陷王難。今有人焉。金若采是也。儒者言學佛。如此二人之誤。當自提省。不可像了他。扶鸞降仙。道家戒之。決不可爲。惑魔也。金若采全壞於此。若采致禍。尙不在此。然卽此亦當戒也。

少欲則易足。易足則身心安樂。此是眞受用。

人之多欲。如火伏於薪下。纖紅透風。則洞然不可撲滅。一事引起。則諸惡俱發。須要鏟去其根方妙。

血氣盛時。起惡念。做惡事。卻把捉得住。但存心好善便不難。及至血氣既衰。從前習氣。一時俱到。便把捉不住。此是自家實實體驗來。他人所不知這箇。只爲心體不明。從前只是強制。所以如此。

勸人爲善。不要把苦的勸他。至於勸老人。不可不先安他。強他便不好。

初看程夫子說英氣害事。意不以爲然。後讀朱夫子綱目。多不合處。似乎議論過當。朱夫子自云。和氣少。始知只此便是英氣害事。

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荀子言性惡。便不知禮。他不過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一轉便爲李斯。

家不齊多由女人。女人最難安放。通書閫言之。

儒教說話。須要徹於文獻。做事須要讀書。與釋教不同。儒者不知看書。多可笑處。譬如論語云。治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省文也。豈可曰仲尼不曾指其掌乎。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儒者乃譏子貢曰不能如曾子之唯。記有詳略。安知子貢不曾唯。其始之曰然非歟。則恐亦不能一問。卽如曾子之唯也。記論語者直是一字不可增損。如此看不得。按此書語氣。亦不消唯。曾子曰唯。門人能問之。子貢若未達。如何不問。且去體會這一。此等皆是宋儒病處。

孟子極近人情。與迂儒不同。

蘇子瞻韓文公碑妙矣。然有一句不好。走僵混籍也。如讚孔子云。走僵顏閔。便非好話。卽讚蘇公走僵少

游、魯直可乎。皇甫持正之文。張文昌之詩。亦豈易言。

詩文風刺。須有爲而發。若無端亂說。一味罵人。便不是人臣諷諫。做不得。家常說話。有時一發。則使人感動。程子之講書。吾所不取。如此能使人主生厭。好於本文外生意尤不可。經筵又與諫書不同。

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賦如此。千古以來。諸葛孔明庶幾似之。不知管仲如何。宋儒看得輕。只是不曉事。曾西云。曾子畏子路。朱夫子亦云。孟子敬子路。子路不知是何等人。曾子畏他。宋儒卻爲要尊曾子。苦苦排抑他。宋儒不知不敬子路。便是不學曾子。當時門人不敬子路。夫子亦不然。看書時須自省。如此大是無謂。便是宋儒心不正處。

君子當末世。自然不敵小人。合君子以攻小人不勝。敗壞了國家大事。這箇便是黨。好君子。惡小人。公也。非黨也。相攻以誤事便爲黨。不可不知。

鈍吟雜錄卷第三

正俗

詩之興也。殆與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樂之情。情動乎中。形乎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古猶今也。凡物有聲。皆中宮商。清濁高下。雜而成文。斯協於鍾石。古之有詩久矣。仲尼刪詩。上自文王關雎之事。下迄陳靈株林之刺。三百五篇。王道浹。人事備矣。於商惟有頌。虞、夏僅存於尚書。語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宋不足徵。準是而言。直恐當時虞、夏、殷之文。不如周詩之備。非略而不取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選。辭賦始於屈、宋。歌詩起於荊卿易水之歌。權輿於姬、孔已後。於理爲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祀緜邈。眞贋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數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掇其所棄。昔嘗與程孟陽言詩。譬之犬之拾骨。非徒戲言也。鍾伯敬掊擊王李。不遺餘力。獨於此處不知矯正。詩歸之作。較之詩刪。殆有甚焉。今按詩人之文。至屈、宋變爲詞賦。漢書藝文志不載五言。五言正盛於建安。陳思爲文士之冠冕。潘、陸已降。迨於唐之中葉。無有踰之者。至杜子美始自言詩看子建親。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自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並出。杜詩始大行。自後文亦無能出杜之範圍矣。今之論文者。但可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於斯盡矣。詩騷已前。不論可也。屈、宋既興。賦盛而詩寖微。班、張歿後。賦衰而詩復振。由是五言競鳴。馴至

唐人又變賦體而爲長詩北征、南山其一隅也。

古人文章自有阡陌。阡陌亦作仟佰禮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乃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當時不以爲詩也。近世馮惟訥撰詩紀。首紀古逸。盡載銘誄箴誡祝讚繇辭。殆失之矣。元微之集云。詩之流爲賦頌銘讚。大抵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若直謂之詩。則不可矣。銘讚箴誄祝誡。皆文之有韻者也。詩人以來。皆不云是詩。詩人已後。有騷詞賦頌。皆出於詩也。自楚人以來。亦與詩畫界。此又後人所分也。

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變風發乎情。如易林之作。止諭陰陽。非言志緣情之文。王司寇欲以易林爲詩。直是不解詩。非但不解易林也。王、李論詩。多求之詞句。而不問其理。故有此失。少年有不然余此論者。余諭之曰。夫鏡圓也。餅亦圓。餅可謂鏡乎。易林之不爲詩。亦猶此耳。若四言韻語便是詩。詩亦多矣。何止焦氏乎。易林既可以爲詩。則參同契多以四言五言成文。亦是詩矣。

春秋左氏傳、國語所載歌謠。皆詩也。但不協於弦奏。不施於禮。詩人所不收。後人撰詩集謂郭茂倩。乃幷取之。然未爲失也。南北朝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至於唐季。凡文章皆謂文。與詩對言。今人不知古稱筆語是何物矣。古人之詩皆樂也。文人或不閑音律。所作篇什。不協於絲管。故但謂之詩。詩與樂府。從此分區。又樂府須伶人知音增損。然後合調。陳王、士衡多有佳篇。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事謝絲管。則於時樂府

已有不歌者矣。後代擬樂府以代古詞。亦同此例也。文人賦樂府古題。或不與本詞相應。吳兢譏之。此不足以爲嫌。自魏、晉已然。故無嫌也。唐人歌行皆如此。蓋詩人寓興。文無定例。率隨所感。吳兢史才。長於考證。昧於文外比興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記其柱也。必如所云。則樂府之文。所謂牀上安牀。屋上架屋。古人已具。何煩贅賸耶。又樂府採詩以配聲律。出於伶人增損併合。剪截改竄。亦多自不應題目。豈可以爲例也。今三百篇與小序不合者多。或亦由此。杜子美創爲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爲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李長吉歌詩。雲韶工人皆取以協金石。杜陵詩史。不知當時何不採取。白公新樂府中有採詩官一篇。嘆息此事。當時如令狐楚輩進御覽集。無一篇關諷刺者。況疇人子弟。又何知焉。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歌行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晉、魏所奏樂府。如豔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體如行書。眞可掩口也。橫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樂志所載者當入樂府。其他雜曲歌詞及起於近代者。但可目以歌行也。既謂之歌行。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詠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別。亦有旨也。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大歷以前。人沿齊、梁之體。五言律詩多用樂府古題。唐季則有以樂府題作七言律詩者。秦韜玉紫騮馬、胡曾沈彬塞下曲諸篇是也。○又白集王右丞秦川一半夕陽開爲想夫憐弟二句。則唐人律詩。亦有不必古題而入樂者。大抵只不犯八病者。便可歌之以被管弦矣。白公聽歌六絕句。在第三十五卷。耿緯已有塞上曲七言

四韻律詩、又有樂府古題作七言二韻小律者、汪遵之戰城南、雞鳴曲是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祇如西漢人爲五言者二家。班倢伃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漢世歌謠。當騷人之後。文多遒古。魏祖慷慨悲涼。自是此公文體如斯。非樂府應爾。文、明二祖。仰而不迨。大略古直。樂工採歌謠以配聲。文多不可通。鐃歌聲詞混填。不可復解。是也。李于鱗之流。便謂樂府當如此作。今之詞人。多造詭異不可通之語。題爲樂府。集中無此語。則以爲闕。樂志所載五言四言。自有雅則可誦者。豈未之讀耶。

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避雙聲疊韻。然文不黏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佺期、宋之問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唐人集中或不拘此說。見李贊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黏。平側側平爲偏格。側平平側爲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側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爲優矣。唐人律詩用五韻七韻者、皆特有別義。如明皇端午三殿宴翠臣之類。○亦不盡拘。錢仲文集中有七韻九韻者。近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僕嘗推測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黏綴。至於八句。雖百韻亦止如此矣。如正格二聯平平相黏也。中二絕。側側相黏也。音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悉異。至於二轉變有所窮。於文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韻。文苑

杜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論。律賦不專於八韻。

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語。四句之詩。故謂之絕句。漢書元帝本紀贊。分刌節度。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截。謂之節制也。絕句二字。所從來古矣。蓋不特始自六代也。宋人不知。乃云是絕律詩首尾。近人因此復改云截句。三寫失焉。目不識丁之人。妄爲詩話。以誤後學。可恨之極。如此議論。亦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集、杜牧之集、韓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松陵唱和集中學齊梁體編入雜體。今所傳分體集。皆是近日妄庸人所更定。不足据。宋人集所幸近人不肯讀。古本多存。中亦有分律詩絕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新本亦有翻宋板可据耳。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是律矣。白集中謂之大律詩。對小律詩二韻者而言也。小杜集中大小律同編。又謂之長韻。高棅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呼作排律。此一字大有害於詩。吾友朱雲子撰詩評。直云七排五排。并去律字。可慨也。見元板歐陽圭齋集。是其高第弟子所編。已有排律二字。大抵宋末科舉之士。皆以作詩爲戒。元人學問。漸失源流。相沿此名。竟不悟爲杜撰耳。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已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已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李公垂追昔遊詩序云。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沈、宋既裁新其辭。唐人所分詩體大抵盡是矣。齊梁自爲一體。不可與古詩混也。體。陳子昂翩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辟古詩。唐詩遂有兩體。開元已往。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龜蒙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差少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白集中更分半格詩。不知何義。齊梁格詩。猶言齊梁體詩。格謂式樣也。既論聲病。則有一定格樣。與古體異矣。冊府元龜載李懌後唐天成初爲翰林學士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翰林學士作一詩一賦。下貢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爲之。懌笑而答曰。半懌讖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輩俊爲標格。假令今卻業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詩不敢應詔。觀此一條。可以通格詩二字本義。故詳錄之。項斯標格遇詩。亦指揚屋所作。末句卽是通榜之意。有過平時幾度所見。今皆誤會也。後漢書注。格猶標準也。辛巳春日。過虞山邊王錢丈出示其所著論詩語數紙。大抵本之馮氏爲多。記其中有論半格詩者。恨未詳閱耳。近日汪生謂此卷附以律詩。其半乃格詩也。非別爲一體。此論實祛余惑。不必更滋臆說。皎然作詩式。敍置極爲詳盡。允當。今人弗考。瞶瞶已久。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今之論者。雖子美稱庾開府。大白服謝元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於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爲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可慨已。休文謂謝元暉之詩二百年無此作。是直謂其高於祕監、參軍。滋譽太厲也。後人安得輕之。

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知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鍼詩格。托之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王弇州巵言不能知其謬也。古書多亡。余所見書又少。沈休文謝靈運傳讚、劉彥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牽於文勢。不得分別詳言。諸書所言。時有可徵。今略記於此。後有博學之士。爲吾詳之。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爲敦弓。則又依乎旁紐。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屬蕭韻端母。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督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旣自我。失亦自我。爲犯上尾。兩我字相犯也。平頭未詳。蜂腰、鶴膝見宋人一詩話。偶忘其書名。乃雙聲之變也。上下二字俱清。中一字濁。爲鶴膝。上下二字俱濁。中一字清。爲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侯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韻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

今本玉篇前有紐弄之圖。列旁紐正紐甚明。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聞世間尙有是書。應論八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偶對。於此處全不詳。何以稱律。大抵律詩與曲子同韻不熟不可作。

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白集中有此體。亦有用仄韻者。仄韻大抵是體居多。白公和元相夢遊春。乃仄韻長律也。

律詩始於沈、宋。於時文體。不以用事爲嫌。今人有言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

七言歌行。盛於梁末。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今書目有燕歌行集。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

行矣。至唐開元中。漸變其體。王摩詰尙有全篇作偶句者。高常侍多胸臆語。盡改古格。常侍有燕歌行一篇。亦是梁、陳格調。至李太白遠憲詩騷。割截三祖。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鬱。奇中又奇。千古以來。莫能逮矣。詞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老杜創爲新題。直指時事。如掣鯨魚於碧海。一言一句。皆關世教。後有作者。皆本此二家。遂爲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也。亦有雖用舊題。所賦乃時事者。賈舍人之燕歌行是也。太白歌行若此者尤多。論其世則知之矣。

太白雖奇。然詞句多本古人。杜多直用當時語。然古人皆言杜詩字字有出處。不可不知也。直道當時語。所指者新題時事耳。徵之與白公倡新題樂府。亦是直道當時語也。豈直用時語俚語哉。

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和詭。筋骨氣格。文字作用。迥然不同矣。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效阮公感興之文。于古絕唱。格調不用沈、宋新法。謂之古詩。子昂感遇三十八篇。有古人之心焉。然知其深者。惟一老杜。　唐人自此詩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疑爲陳王。劉彥和以爲漢人。既入代未定。但以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體式。謂必當如此也。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立論甚高。細詳之全是不可通。祇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又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尙不謂古。則于鱗之古。當以何時

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公。則于鱗之五言古。視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鑒之。錢考功集。凡古詩皆題曰往體。皮、陸松陵倡和集猶然。

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譬如儒者。願學周、孔。有志者諒當如此矣。近之惡王、李者。幷此言而排之。則過矣。顧學之何如耳。近代只學王、李。而自許漢、魏、盛唐。我不取也。恐爲輪扁所笑耳。七言近體。卻必合唐季玉溪以下數家。始極其變。開、寶不能盡蓋後人也。

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尉詩皆直敍無作用。尤爲古樸。江淹所擬從軍一首最合。嚴滄浪於此處不解也。

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僞詩。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盡如江、陸也。士龍擬十九首。已覺貌似。而情味都非。唯樂府諸篇爲優耳。觀謝客之擬建安可見。

韻書定於陸法言。廣於孫愐。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魏淵語。遂把筆記之。按洛下爲天下之中。南北音詞。於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下惟有洛下、金陵也。然金陵雜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辭道衡北人也。顏

之推南人也。當時已自參合南北而後定之。近見朱竹垞與魏善百書。亦持此論故韻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吳興人耳。同定韻者。范陽盧思道、蘭陵蕭該、狄道辛德源、河東薛道衡、沛人劉臻。其一爲著作郎魏淵。未詳何地人。盧、辛皆北產也。○亦有散騎常侍李若。閭百詩云。魏盧、李、辛皆北人。法言亦魏郡臨漳人。蕭該撰漢書及文選音。顏之推家訓有音辭之篇。按唐郭知元改井五音集韻序云。蕭顏多所訣定。則知此詩雖參合南北。仍從南人決其難疑。蓋自永嘉、南齊。文獻斯萃。世胄高門。咸承家學。王融、謝朓相與創變永明之體。輕重清濁。聲病所分。未應全昧北音。高氏霸業云啓北土。乃盛爲文章。荀濟入北。鄴下始傳其音韻。於時捨南人已別無從取正矣。休文雖產吳興。然讀書萬卷。觀其宋書諸誌。實爲精博。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於南北古今。必能適宜取中。此非囿於方隅灼然。不待據此與辨。

音韻眞自難知。如南北曲子。北詞用韻極切。南多借音。吳江沈璟作南詞韻選。嚴於取韻。今人宗之。不知北人聲切。開口便見字韻。不得不嚴。南人聲浮。一字或數轉。故韻可借。沈君全不解也。惟見程孟陽頗知此意耳。

周德清中州韻。所據者止是當時語音。自云。嘗於都會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語也。自沈、謝至元時已數百年。語音譌變。豈可以今時俗間語追定古人聲律耶。千載之下。知古人音詞。正賴於韻書耳。既不準信。則流俗方言。日譌日改。何以正之。止如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母婦二字。自應讀如韻書矣。德清尙不知。不學如此。而譏沈休文。豈不可歎。或難曰。周德清誠不知古音矣。陸法言輩亦應是當時語言。隨時可矣。何必古人。應之曰。古人經學相傳。皆有韻讀。漢末已有翻語。許愼、孫炎。觀陸德明經典釋

文可知也。休文多學。定四聲時。自應有本。顏之推小學甚深。家訓有音詞之篇。與法言共定韻書。其裁之審矣。不如德清直以意突也。侏儒問天於長人。以爲猶近之。若問於僬僥。則無此理矣。德清之論陰陽是也。然字音乃有可陰可陽者。亦不別出。今製詞者都不知。德清分重濁爲陽。輕清爲陰。亦似倒置天地之理。近見楊道昇云。明王驥德伯良號方諸生作曲律。已議其分屬之舛逆。祝枝山之論如此。

誠齋又有瓊林雅韻。全用北音。又與周韻不同。詩賦古人之業。自當以沈韻爲主。詞曲用周德清可矣。

吳才老韻補。余初時不伏。以爲秦、漢古書多韻語。不應多据唐人也。後自爲之三十年不成。乃知才老此書。最得其宜。古人不可妄議如此。李先生不取韻補。以爲妄作。

安陽姚逸老不知是何人。其書迹似元人。寫一韻書。凡古字律詩不便用者盡去之。前列韓文公一律賦。杜少陵五七言各一首。皆詳注宮商輕重。題云詩賦式。此甚有意。嘗見此書於友人處。其人已亡。不知存否。有暇當更爲之。初學者所宜用功也。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子美解悶戲爲諸絕句。不知當今學杜者何以都不讀。也只草略一讀。不按他下工夫耳。

錢□翁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變之一說。本於皮襲美松陵集序。先之以識眞何如。

余不能教人作詩。然喜勸人讀書。有一分學識。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貫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識中多有天性自能詩者。然學問不深。往往使才不盡。

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捨。三也。

今人讀書自有通病。好以近代議論裁量古人也。以俗本惡書校勘古本也。胡孝轅、朱鬱儀號爲多學者也。胡公論詩。是非老杜。詳其學問所自。不離李于鱗詩刪。胡有杜詩通。其書絕可笑。朱君校水經。精審之極。然直以俗本爲據。意有不安。惟小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以二公且如此。何尤乎不學小生耶。

小友錢頤仲喜作快語。與客論書。或稱海岳名言詆顏魯公。頤仲勃然曰。吾雖干獻之亦不從。何況海岳。吾於時甚訝此語。因徵其說。頤仲曰。公不學右軍耶。大令自云勝父。何可信也。我時最賞其能言。學問未到。古人是非之論。且可識之。亦不當信甲而非乙。若近日妄庸之人。大言無愧。讀其書使人笑來。淺學一爲所誤。粃糠眯目。天地易位。雖破萬卷。惡識先据於胸中。終不解一字矣。

鍾伯敬創革宏正、嘉、隆之體。自以爲得眞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余以爲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自是不學之故。學則自悟其謬。何俗氣不可湔祓乎。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媟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此僧不唯見地鄙猥。卽一詩中上下文義。全然昧昧。近有北人祕之枕中。眞奴才也。

王、李、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錢□翁選國朝詩選。余謂止合痛論李、何、王、李。如伯敬輩本非詩人。棄而不取可也。猶之茅坤、艾南英不得爲文人耳。

鈍吟雜錄卷第四

讀古淺說

六籍裁於聖手。然秦火之餘。諸儒傳錄。豈無譌竄。然大體不失。生於千載之下。方欲追而定之。非愚則妄矣。意有不安。存疑可也。宋人紛紛之論。多有不信六經處。就其所得。亦無大益。一有僻失。則得罪於名教。歐公不信繫辭。朱子深辯其謬。以愚論之。更不必多言。只問毆公能作繫詞否。不信繫詞。又何功於天下萬世。歐公只是不曾細讀。如王柏欲刪野有死麕諸篇。其源亦推排小序者啓之。

儒者於六經。如法吏之於三尺。一字動搖不得。法吏定罪。必据三尺。儒者論事。必本六經。自儒者之是非六經也。所以邪說競作。更無以壓之。宋朝諸君子。直是未睹其害耳。讀六籍。心有不合。如見父母之過。口不得言也。初讀時多不合。久後學問進。便覺得自家粗淺。

訐也。訕也。稱人之惡也。宋人謂之英氣。君子之所惡也。一部讀史管見。都是謗毀古人。

讀孟子有與論語不同處。當信孔子。讀程、朱之書。有與孔、孟不合處。當信孔、孟。東萊之博議。亦其流耳。但不得執此蓋程、朱。

程子論左傳云。信其可信者。如愚則不然。不如闕其所疑。

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讀書未聞好古只是一肚皮不信大抵宋儒於性命之理誠得所不傳而於事物之源流則聞見已不逮古乃務與古人爭高故立論多失於太過朱子晚年深服康成是其獨勝諸儒處

太史公之於道吾未之審也此公自是一代賢者只不消得開卷便苦口指摘須不比楊墨永嘉尊信史記亞於六經眞屬強作解事被朱子史記有甚道理一句掃倒但其文章却亦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吾於此甚不平於揚子雲只是妒他如詆詞賦爲童子之爲亦是妬相如不必盡妬然但論雅曲異施風勸異用何害爲壯夫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大學問若於這箇下不得手只是正心誠意處不曾細細理會此至論非詆諆

孟子不爲管仲他的時節霸道救不得南宋人也學他說卻是風痹不知痛癢說話須理會金人

作文不可不識字如貫穿去字不應作串聽字不應作听體字不應作体皆別字也誶訊一字也王弇州誤重用祝咒古今字也錢□□誤作二字皆文字大病

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吾輩科舉人初見此語必疑其拘蔑甚且斥爲凡陋久閱知書味自信爲佳

奪胎接骨山谷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冷齋稱王荊公菊化詩千花萬卉凋零後少意味今本集作可憐語蜂蝶飄零後與冷齋夜話不同始見閑人把一枝以爲勝鄭都官十日菊謬也荊公詩多滲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

一枝。似梅花。閑人二字牽湊。凋零貼不得花。但荆公亦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瘁芳菊始榮之語。一枝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也。何如微之云。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樂天深服此詩。語意俱足。鄭詩亦混成。非荆公所及。

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此定老專門之學。當終身服膺之。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杜老。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處。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話。

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老杜卻要他縱橫處。

今人說李太白。都不知他學問來歷。

或問老杜學何人。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於地。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千古惟老杜可配陳思王。

敖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論曹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嘗讀書也。

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此言爲已蒼而發。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大約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

看明人詩。却須一字一句推敲。方知他不好處。只爲明人詩自無面目。反剝剝唐詩字句。

東坡書有壞筆詩有壞句。大家舉止學他不得。嘻笑怒罵自是蘇文病處。君子之文必莊重。蘇公自有大文字。今小人只讀坡仙集、表忠觀碑、司馬溫公行狀。古今大文也。其次則富鄭公神道碑、張安道墓誌。

有一欽聚三。自許甚高。論詩云。必得如杜子美。余戲之曰。當今人才。冠絕千古。或問其說。余曰。千古只一陳思王。謝康樂云。天下人才。都得一石。陳思王獨得八斗。又云。我亦得一斗。則康樂不敢當陳王也。至唐有老杜。始云。詩看子建親。是千古只一子美也。今聚三論詩。但不及子美。便云不足觀。小兒女子皆須若此。天下詩人多矣。不知今日如何生得許多子美。嗚呼。此正是不知子美耳。杜詩不可不學。若要再出一箇老杜。恐不可得。不讀書人讀文字。一味都是虛氣。

有一塾師浩歎曰。鄭子產親遇聖人。而不聞聖人之道。應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吾丈有幾。變色曰。朱夫子曾說來。應之曰。吾丈不是朱夫子。

文人有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便隨他一樣。此揚子雲君子篇曰。淮南、聖人鮮取焉。斯言過矣。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斯言也。諸葛孔明嘗取之矣。揚子亦謂其書乍入乍出。

陶彭澤之人品。高矣美矣。其詩文亦稱其爲人。歐文忠公云。晉無文章。惟有歸去來辭一篇。豈得言晉人

都無文字。但愛之至。不知其稱之過也。後人亦學他說話。便是吠聲之犬。

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禁浮屠、老子之學。當時只沙汰僧道耳。未嘗禁其學也。老子是唐人之祖。如何禁得。此言若在唐以前人。不妨傳笑一代矣。宋人卻多如此。只是後代人不讀書易欺。不敢駁正耳。

學者意不誠心不正。所以不能論古人。只如夫子直道而行。無毀無譽處。都不曾理會。功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嚴滄浪之格言也。

儒者議論。好與聖人相反。臧文仲、孔子所惡。卻要尋他好處。子產、孔子所敬。專要說他不是。儒者信孔子不如信孟子。今人信孟子又不如信程、朱。此事之不可解者。

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呂氏春秋。（兼採列子。子厚多學子書作文字。愚溪說亦出呂氏春秋。）

少正卯吾不知其何人也。據後代之人言之。甚似王安石。行僻而堅。尤相似。

姦雄最難處置。無罪而除之則無名。待其有罪。則天下之事。不知被他壞了多少。孔子殺少正卯。在後世便行不得。朱子疑此事爲虛。只是不曾實實體究。不知他害事處。姦雄不早除。久後便除不得。（此等度外之事。亦須聖人始行得。但不用命戮于社。亦唯軍禮爲然。兩觀之下。非刑人地。卽此粗迹。已爲可疑之大者耳。）

漢人八分勝唐人。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漢碑年遠多損剝。唐碑年近多完好。今人喜學漢碑損剝處。以爲

學漢可笑。漢碑自有完好者。唐碑如韓擇木桐柏觀碑、蔡有鄰元氏令龐君碑。直逼漢京矣。徐季海嵩陽觀記亦端偉。可拓爲署書。極小字則石臺孝經亦可觀採。

楊鐵崖詩老鐵詩無一篇完好者。不解用古事。剪截無法。比擬不倫。比擬不倫。直識劣耳。句法多不完整。工夫淺也。源流先錯。

李太白歌行句句有本。

圖驃悍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轅。不免駕款段之駘。寫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嫗。萬歷時。王、李盛學漢、魏、盛唐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驃悍寫西施者也。虞山詩人好言後代詩。所謂款段之駘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勝於西施。款段之駘勝於驃悍。豈其然乎。況今日之虞山詩人。撏撦剽剝。其弊與王、李正同。而文不及王、李。是圖款段之馬。寫里門之嫗者也。宜爲世人所笑。錢遵王以爲詩妖。此君亦具眼。只當咎王、李淺陋。學漢、魏、盛唐而剽剝字句。不知古人之所以爲工。今乃因王、李而反倘宋、元及金源之詩。則僭矣。定翁有論遺山與□翁高下處。最深切。耳學者不知也。

學書須學眞跡。不是不看石刻。作文要作自家話。不是不學古人。

余生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其間風習是非。少時所見。與今日已迥然不同。況古人之事。遠者數千年。近者猶百年。一以今日所見。定其是非。非愚則誣也。宋人作論多俗。只坐此病。身不出里巷又守一先生之言。不能旁推交通於他書。焉得不俗乎。

宋儒議論是非不平。便是他心不正處。

不近人情而云盡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時勢而欲治國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智，便是德不明。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宋儒云三代已後無完人。於孔子所云擇其善者而從之一句，都不曾理會。但事出三代已下，雖極好處，亦一概不肯學。此恐不盡皆然。

凡人作文字，下筆須有輕重。論賢人君子，雖欲糾正其謬誤，詞宜宛轉。若言小人姦賊，不妨直罵。今之作古文者多不理會。先君子教人作古文云，但熟看春秋，便知一字輕下不得。從曾與徐良夫言此，則云不必，且引蘇子瞻爲證。不知此正是蘇文字不好處。不惟子瞻，唐人已有此病。有根本之言，馮氏一家詩筆之學，其淵源乃至此。

揚子雲引天下之文字歸之六經，有功於聖人之門。變於蘇氏父子，至近代王弇州、李于鱗而掃地無餘矣。經術裂於正始，復振於元和，其中亦升降不一。蘇氏唯明允起於蜀中，獨學無友，議論多駁。子瞻兄弟少年，應詔集是其家學，晚歲皆致力於經，子瞻於書傳尤有功聖門，非近代謬學可妄托也。

古人學問，可敬可信。學者不可不知。然大謬處亦宜仔細。如歐公以八分爲隸字，此不待趙明誠、章惇而後知其誤也。今人從而不改，不知何故。近孫子長好以楊用修言語駁正文字，許夫人作燕子詩用金鏤楣者，子長以爲誤云是金樓楣。此事出吳越春秋，初非僻書，子長不知，蓋爲用修所誤。用修好妄而健忘，其著書幾於一字不可信。恃名欺人，不顧萬世之笑，用修人品不妨可敬。其文字欺妄，非痛駁不可。

余於前人未嘗敢輕詆。老人年長數十歲。便須致敬。況已往之古人乎。然有五人不可容。李秃之談道。此誅絕之罪也。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程大昌之演繁露。妄議紛紛。泰之不唯妄議。其健忘而謬誤處亦多。楊用修之談古。欺天下後世爲無一人。此公心術欠正。於此可見。譚元春、鍾惺之論詩。俚而猥。不通文理。不識一字。此乃狹邪小人之俗者。名滿天下。眞不可解。

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已後。多以詩與文對言。愚按。有韻無韻。皆可曰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於中。形乎言。言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謂詩也。不如此則非詩。其有韻之文耳。禮有湯之盤銘、孔子誄。春秋左氏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爲詩也。

漢人墓碑多云誄詞。末多有亂曰。蔡卞刻曹娥碑。卞有大字刻本。改爲銘曰。此公不學可笑。今世傳晁古昇字平帖可考。然陝西所刻亦改之矣。漢人碑銘。亦云是詩。其體相涉。洪氏隸釋所載。有五言者。也。然古人文字。自有阡陌。終是碑文。非詩也。唐人亦多言銘詩。祖漢人也。大率文章體製。須以文心雕龍文選兩書爲據。宋人經五代之亂。多不詳古人淵源矣。

賦出於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史記云。作懷沙之賦。騷亦賦也。宋玉、荀卿皆有賦。荀賦便是體物之祖。賦頌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頌。史記云。相如奏大人之頌。潘安仁藉田賦亦曰頌。○漢書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

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宋人作著題詩不如唐人詠物多寓意尙有比興之體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司寇楊狀元不知概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此公誤耳七言賦亦非齊梁人自作此體也漢禮樂志云武帝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則今所傳漢人樂府歌詩中亦有賦焉七言詩賦權輿於此後人讀漢書率略故不察耳張平子思元賦自系曰以下皆爲七言此又見於後漢書文選者也凡子亦將目爲歌行耶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宋齊多有雜言詩梁元帝作燕歌行一時文士爭和鄭漁仲通志藝文志有燕歌行集今其書不存庾信集有一篇可見北人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權輿也七言歌行唐人相襲雖少變於開元天寶然其體至今見行楊狀元王司寇輩不以爲異至賦則不習遂以爲醜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豈不然歟

近有一人言沈休文八詠以爲似賦不知詩賦體相涉也晉人又有五言之賦幸此輩不見見則不勝其譏笑矣體相涉用不同作詩賦者辨章惟此而已

古人墳籍散亡略盡僅有存者多被後人改壞不可据凡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書有之今人不見耳如張博望乘槎事古人通用焦弱侯以爲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外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公未知也

東坡云。鮫蓋剛而犯上者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如所論。則堯典、洪範皆不足信耶。東坡此語。但據離騷。倘不似今人直以意揣案。蘇氏文章。大抵趁快說去。或有爲而發。與本事曲折多不相符合。此卽歐公亦有之矣。宋人好立異論。不肯詳考熟思。大略如此。至程子之說。則尤甚矣。

太史公云。諸家言黃帝多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其不好奇明矣。揚子雲不知何見。譏以好奇。如子雲作蜀本紀。其書雖不傳。然所言上古蠶叢已來奇事。頗有存於他書者。皆非六藝所述。恐太史公不必信也。初謂載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略。後思要非無謂。飛廉惡來之後。昌熾如此。天道豈可問耶。載之以見事固有不可知也。史家妙用。亦難爲尋行數墨者道矣。伯夷傳云。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此一言也。鄭漁仲、蘇子由皆不知。觀子由古史。直似未嘗全讀史記者。可怪也。此論朱儒評伯夷傳已發其端。見妙絕古今。中或曰。史記敍下宮之難。不取左氏。豈非好奇乎。余曰。不然也。趙亡去漢興未遠。此國之大事。趙氏所由存亡。雖秦火之後。其文獻必猶有可徵者。且云公孫杵臼、程嬰趙氏廟祀之。此千古義人。太史公時。計其祀或應未絕。史有傳疑。不可盡削。如孟子敍子濯孺子事。亦與左傳不同。豈得便駁孟子。太史公時。左傳未行世。漢興唯張蒼賈誼見此書。其傳在河間。太史公但據國語。班書本傳可攷。固非不取左氏也。先生云。班賀中所謂左氏國語者。兼左氏春秋傳而言。其上文甚明。上說乃余之踈略也。漢時有公羊、穀梁外傳。言此二書爲其攷信六藝也。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當時豈左傳之外便無所據乎。蘇子由言太史公不學。正以其專信六經。不取異說耳。至於此等事。又必以左傳駁之。甚矣太史公之不爲後人所容也。

太史公書班固論之極當。其所云抵牾疎漏。註家已詳。（索隱詳之。）後人不當洗垢索瘢。更加鍛鍊。以求其過。然孟堅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便是合父子之論而一之。揚子雲更不研審過矣。太史談在文景時。故尚黃老。太史遷在武帝時。故重儒。亦隨時而已。然子長不爲無心於儒學。左氏太文子長質而不俚。然序論形勢。指說人情。分明如畫。文亦有餘也。歐陽永叔文太略。所以不及史記。

韓吏部之文。古文也。歐文忠公只是今文。不如唐人四六尙有古意在。

歐陽公作馮道傳。平敍而人品自具。不激不矯。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六臣傳許裴樞或過。此六人之無恥。何所逃也。陳壽序漢、魏之際。緣在晉故稍遜其辭耳。君臣之義。賴史筆扶持。放過不得。）

平生不喜新唐書列傳。（敍事全無條理。）邇日讀之。其論讚大有不可及處。（謂其公平。）宋公未可輕議也。歐陽公文甚高。然用心不平。作史論則不便。

蘇子瞻表忠觀碑。眞子長之文矣。或云。蘇文妙在不學古人。何耶。坡公作補孟嘉登高文。（集作補龍山文。上代孫盛嘲下代孟嘉。便似晉文。比晉人恐未自然。）此公眞才兼千古。其四六最妙。辨。

張文昌之詩。皇甫持正之文。坡公以爲走僵而不能爲韓公者也。然坡公視此二人。其工夫精細處。坡公或不如他。坡公才大。自可上掩古人。但前人有工夫。坡公所不及也。

余嘗讀爾雅有儒者相規（乃生員非儒者）曰此等學問支離瑣碎不足勞心嗚呼此書乃詩書之義訓不讀此如何讀詩書此小學也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此書則詩人之興遂不可解矣其人徒衆皆憒然如市中小人自以爲高而不可諫既不識字所行便多乖謬嘻盡如此輩君子小人無別矣

韓吏部言文從事順淺者以爲口實便云古文不尚艱深不知此語正謂樊宗師也樊宗師之文殆不可句矣樊公著述之富宋時已不全至今日則僅有如越王樓詩今唐詩紀事有此文以石本較之譌字且數十宜其難通也然講而讀之文未嘗不從事未嘗不順所以爲工今之自附於歐蘇者淺薄通率號爲古文講之其文不從事不順文既不文古亦不古更詆韓文以爲尚有古語不如歐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文無難易唯其是耳此言盡之）文尚簡古深嚴如歐蘇乃漸趨冗弱矣然必爲樊之澀又矯枉而過其正深味六籍自得權衡耳（歐公絳守居園池詩議論自得中但生平所爲文自有過於紆曲流入冗弱處　朱子謂無逸篇中譆張爲幻句蓋宋以來議論便如此）

詩文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於里俗雅頌大文多朝廷作者爲之雖有如寺人孟子之類然得列於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尚書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鍛鍊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爲美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此亦一說擬書者但以韓吏部爲衷則鍛鍊尚不失之僻澀矣　子字衍古人但謂之孔叢隋書經籍志可據）百詩云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學之周公仲尼之道未墜於地散在諸子二戴撰集以遺後人崇禎間有一妄人上疏請更定禮記我不知此人欲使何人定之士大夫不察或惜其

言之不行。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閩人鄒其姓。自定一書上之。此人不學。如魏鄭公傳。想都未讀。

我讀論語。得爲文之法。曰。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討論之事。至宋人而廢矣。或疑其說。應之曰。子以蘇子由何如。曰。善矣。子由論劉先主曰。用孔明。非將也。據蜀。非地也。考蜀志。孔明在先主時。未嘗爲將。至南征始自將耳。若不據蜀。便無地可以措足。此語乃不討論之過也。宋文多如此。而讀者不以爲怪。故知當時論文無討論之功也。如韓退之絕無此等病累。

荀子言殺詩書。焚書之漸也。歷詆諸儒。坑儒之漸也。荀子好言禮。實不知禮。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先王因人心而制禮。豈以其違性者強之乎。荀子言性惡。則其所謂禮者。政刑之末耳。非禮也。古人所以制惡人者也。李斯之學。全出於荀卿。坡公論之不詳也。

論語醇乎醇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揚子醇疵半。荀子時有可採耳。此又不如仍前人之論。

今人看史記。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史記載秦、漢間攻取形勝頗詳。而於五霸規模。卽不能舉其要。豈因左傳、國語已自不朽。故從略耶。或疑相如、子雲、史、漢不當立獨傳。不知史、漢以文之煩簡分卷帙。不重合傳獨傳也。自近代始里獨傳耳。唯合傳則必其事相關。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朝錯往受之。顏師古注引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

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宋儒多惑於衛說。致疑於尚書。今按衛宏之言妄也。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所傳者。又云。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因以教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又考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所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朝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已九十餘矣。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朝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邪。又余嘗身至潁川、濟南。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不同。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相通耶。衛宏不足責。顏師古注漢書最詳謹。亦贅列此語。疑誤後人。可怪也。辨證精核。有功於今文尚書。當如三劉之例。附見漢書。胡渭生云。馮氏駁宏序爲妄。良是。竊謂宏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豹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令失去。當時弟子如張、歐陽。罔不涉尚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爲。曰。漢人讀書頗與今異。揚子雲言。一簡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略爲指授。方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耶。是則妄不足辨者。

不信爾雅正以書難通也不信則詩俱不通矣但以相傳嘗用之字讀三代以前之書不通則云有誤惑也自孔子刪詩書弟子相傳書所釋義訓伏生必有所本不足疑也孔安國亦因伏生耳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二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伏生所藏之書與孔壁之書其竹簡字數相應也古文非孔安國所造明矣又諸書所引尚書今文有者皆相同古文有者或有異蓋伏生相傳有所本孔書出壁中安國隸古於時蝌蚪不行已久未免有誤若是僞造直以古書所引竄入必無誤若有所不知則應都不同亦不當小異其文章與今文亦有難異之不同恐安國當只取易通者傳之其不可解者蓋闕之也所以只得其半若是僞造不妨全作一本不肯有闕也宋人雖多疑然亦未敢直言其僞近代則放言無忌矣若釋氏之言不妄此輩應墮拔舌地獄此段亦有功於古文尚書二典皋陶謨何嘗不疏通明易周誥殷盤之難各一時也以難易致疑於今文古文之間此與兒童之見無異

姜堯章之論書嚴滄浪之論詩似高而實麤白石於書全欠工夫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宋儒都不解詩朱紫陽詩人也然所得頗淺比興乃詩中第一要事二字本出大序大序出於毛詩齊魯韓皆無此序朱子既不信序文卻不應取此二字比興本出周禮毛公所謂六義即太師教國子之六詩也灼然可信安得不獨取之此不可以病朱氏既用二字又

不應不用毛解。毛止有興也。本是意興之興。此語未詳所出。非興起之興。又比興是詩中作用。詩人不以比興分章。不以分章方是三緯。詩疏云。比顯而興隱。故特言興也。又云。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是興起之說。亦經師相承。但謂興起作詩之志。非引起所詠之詞耳。朱子謬甚。如朱說。則興者乃是說了又說。重複可厭。又如此解興字。亦鄙而拙。晝公云。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卽象下之義。此語直捷分曉。千古隔分比興二字。莫善於劉彥和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較之康成。尤圓通不滯。定翁不是之採。而意斷以比興之說。吾所不取。

古人比興都用物。至漢猶然。後人比興都用事。至唐而盛。格詩止取五音相叶。律詩則必四聲相對。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噰噰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後漢書孝明紀注載薛君章句云。詩人言雎鳩貞潔慤匹。以聲相求。集傳所云相應。其出於薛君所云相求乎。未必以關字立義。而後漢書注出唐初。亦非他僞書可比。朱子博極羣籍。豈容觸處譏毀。

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解。此僞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近代多僞書。初學誤信之。文字引用。爲識者所笑。如天祿閣外史、湘煙錄。於陵子、晉之乘、楚之檮杌、子貢詩說、石經大學之類。日增月益。不可枚舉。又有古書宋人以爲僞者。卻自可用。如山海經之屬。不必以宋儒之說爲疑也。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又古書字多不同。不可以此證彼。

鈍吟雜錄卷第五

嚴氏糾繆

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詳其詩法。盡本於嚴滄浪。至今未有知其謬者。今備論之如左。自宋末以來。大抵多爲所誤。詩人玉屑開卷卽載其詩評。不待王、李也。攻之極當。錢□翁作唐詩英華序。亦采其大略。然不若此核論。未足祛後學之惑也。

以禪喻詩。滄浪自謂親切透徹者。自余論之。但見其漫漶顚倒耳。具疏之如左。

滄浪曰。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已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之詩。臨濟下也。學大歷已還之詩。曹、洞下也。

糾曰。乘有大小。是也。聲聞辟支。則是小乘。今云大歷已還是小乘。晚唐是聲聞辟支。則小乘之下。別有權乘。所未聞一也。初祖達摩自西區來震旦。傳至五祖忍禪師下分二枝。南爲能禪師。是爲六祖。下分五宗。北爲秀禪師。其徒自立爲六祖。七祖普寂以後無聞焉。滄浪雖云宗有南北。詳其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卻云臨濟、曹洞。按臨濟元禪師、曹山寂禪師、洞山价禪師三人並出南宗。豈滄浪誤以二宗爲南北

乎。所未聞二也。臨濟、曹、洞機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滄浪云。大歷已還之詩。小乘禪也。又云。學大歷已還之詩。曹、洞下也。則以曹、洞爲小乘矣。所未聞三也。凡喻者。以彼喻此也。彼物先了然於胸中。然後此物可得而喻。滄浪之言禪。不惟未經參學。南北宗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尙倒謬如此。引以爲喻。自謂親切。不已妄乎。至云單刀直入。云頓門。云活句死句之類。剽竊禪語。皆失其宗旨。可笑之極。劉後村有云。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摩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此論足使羽卿輩結舌。

滄浪云。不落言筌。不涉理路。　按此二言。似是而非。惑人爲最。夫迷悟相覺。則假言以爲筌。邪正相背。斯循理而得路。迷者旣覺。則向來之言。還歸無言。邪者旣返。則向來之路。未嘗涉路。是以經教紛紜。實無一法可說也。此在教家。已自如此。若教外別傳。則絕塵而奔。誠非凡情淺見所測。吾不敢言也。至於詩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詩者諷刺之言也。憑理而發。怨誹者不亂。好色者不淫。故曰思無邪。但其理元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

滄浪論詩。止是浮光略影。如有所見。其實脚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絕。又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爲得之。更自確然灼然也。嗚呼。可以言此者寡矣。滄浪只是興趣言詩。便知此公未得向上關捩子。

滄浪一生學問最得意處。是分諸體製。觀其詩體一篇。於諸家體製。渾然不知。今列之於後。

滄浪云。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云云。　按此一段雖無大謬。然憒憒無所發明。多有疎贅。

建安體云。漢末年號。魏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詩。　按一代文章。惟須舉其宗匠爲後人慕效者足矣。泛及則爲贅也。子建、公幹文章之聖。仲宣、休璉多有名作。仲宣七哀、從軍。休璉百一。皆後人之師也。閻丈百詩云。休璉是七子中人。休璉百一作於曹爽專政之時。乃是正始中定老列之建安。亦微誤。若元瑜、孔璋。書記翩翩。不以詞賦爲稱。子建有孔璋不閑詞賦之言。建安詩體。似不在此人。不當兼言七子也。又五言雖始於漢武之代。盛於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諸子凋謝不存。止有子建兄弟。不必更贅言又有黃初體也。特主綺靡。尤多麗偶。士衡之出。體實少異於建安之質。宜分太康體。元風盡革。山水入詠。宜分元嘉體。　按此嚴書已有。但不能舉其人數其變

永明體。齊梁體。　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三公。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未知。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文字不可增減者。似謂前人文字多未叶宮商。故須增減而後入樂。今則輕重悉異。則無不叶音韻。不同又無相犯。以被管絃。更不煩增減也。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

至沈佺期、宋之問。變爲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爲古詩。後代文人。始爲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今敍永明體。但云齊諸公之詩。不云自齊至唐初。不云沈、謝。知其胸中憒憒也。齊時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若直言齊、梁諸公。則混然矣。齊代短祚。齊武帝以永明紀元。凡十一年。王元長、謝元暉皆歿於當代。不終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一時名人。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若以詩體言。則直至唐初皆齊梁體也。白太傅尙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但律詩已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或以爲古詩。若明辨詩體。當云齊梁體創於沈、謝。南北相仍。以至唐景雲、龍紀。始變爲律體。如此方明。此非滄浪所知。

元和體。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歷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爲元和體。若以時代言。則韓、孟、劉、柳、韋左司、李長吉、盧玉川。皆詩人之赫赫者也。云元、白諸公。亦偏枯。大略滄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諸公。不指名何人爲宗師。參學之功少也。白公秦中吟。貞元中作。昌黎貞元進士。則貞元已變矣。韋左司詩。齊梁舊體也。柳儀曹亦然。

以人而論至云云。按此一段。漏略踈淺之甚。摽星宿而遺義娥。知此人胸中不通一竅。不識一字。東牽西扯而已。

建安以後。詩莫美於阮公詠懷。陳子昂因之以創古體。何以不言阮嗣宗體。鍾記室詩品敘中亦不列阮公。潘、但滄浪在既定文選後爲可怪耳。張、左、陸文章之祖。前言太康體似矣。以人言則何以缺此四君。文章之變。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於時。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頌。自顏、謝、鮑始革其製。元嘉之詩。千古文章。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言山水。始於謝康樂也。陸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於顏延之。後代對偶之祖也。劉越石、郭景純不囿於俗者也。殷仲文、謝益壽始變其體。至元嘉而始大。三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合歡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沈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近代朱子始以鄭、衞爲男女相悅之詞。古人不然。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與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詠所載可見。至於休、鮑。文體傾側。傾抄本作輕。宮體滔滔。作俑於此。永明、天監之際。宜云大同以後。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梁武代齊。歲在壬午。以天監紀元者十八年。庚子改元普通。丁未又改元大通。三年辛亥。昭明太子薨。立簡文帝爲皇太子。時徐摛爲家令。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則距天監已踰一終矣。不得謂天監已後獨行也。況永明哉。

今謝康樂之後不言顏延之。則梁人口之。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所法矣。雖言徐、庾。是忘祖也。於時詩

人灼然自名一體者。有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柳文暢恐未能立家。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不可缺。言庾則子堅似可該。齊梁已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非僻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於時。文多正雅。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處道酬唱之作。李義山極道之。義山謝河東公和詩啓特以越公比仲郢。而以道衡自擬。義取倡和。非舉爲宗師。何足據耶。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此條略本北史文苑傳敘。然多骨氣而文不及南者。乃指溫、邢未出以前。且通論有韻無韻者。安得巧附立說。鄴下才人。亦皆宗仰江左。故祖珽謂沈、任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思道樂府諸篇。道衡昔昔鹽戲場諸篇。孰非南朝體乎。魏鄭公隋書文學傳敘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則鄭公立論。雖頗裁大同之淫放。至連絕所長。未有不以南朝詞人爲尸盟耳。北史文苑傳特著諸公者。蓋以北方風雅。實始盛於齊季。鄴下以爲自是乃可希風江左。非謂宮體革自虛薛也。盧沒於開皇之代久矣。唐初詩歌承隋之後。輕側淫麗。於是稍止。然率宗師徐、庾。上泝沈、謝。無聞別有北宗。若道衡特標一體。反屬杜撰矣。

宋人頗學唐人。滄浪敘唐人差整。彼有所受之也。然沈、宋之前。不云李嶠、蘇味道。王右丞以後。不言錢、郎、劉隨州。李商隱之下。不言溫飛卿。元、白之下。不言劉夢得。皆缺也。

又有所謂選體云云。此一段敘論。駁雜譌亂。不可盡正。

云、玉臺體、滄浪注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豔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　案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豔歌、凡爲十卷、則專取豔詩明矣、又其文止於梁朝、無陳、隋則止四朝耳、今云六朝、皆有謬矣、觀此則於此書殆是未讀也、

云、西崑體、注云、卽李義山體、然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而名之、　按西崑酬唱集、是楊、劉、錢三君倡和之作、和之者數人、其體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崑體、其不在此集者尙多、屬和者又十五人、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騭、丁謂、刁衎、任隨、張詠、錢維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其一人則傳寫逸其名氏也、至歐公始變、江西已絕後矣、及元人爲綺麗之文、亦皆附崑體、李義山在唐與溫飛卿、段少卿號三十六體、三人皆行第十六也、於時無西崑之名、按此則滄浪未見西崑集序也、其誤始於冷齋夜話、金源時此書流於北方、如李屏山西巖集序、元遺山論詩絕句率指義山爲崑體、玉溪不掛朝籍、飛卿淪於一尉、安得廁迹册府耶、楊文公序云、取玉山册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

云、有一句之歌、注云、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　按漢書、董少平不作少年、鳴平是韻、二句之歌也、又云、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是三句不是一句、滄浪讀誤本漢書、又健忘、所言童謠、失卻二句、可笑、

云、有琴操、注云、古有水仙操、辛德源作、別鶴操、高陵牧子作、　按琴操豈止二篇、水仙操亦不始辛德源、

觀此則滄浪不知琴操也。琴操今此書雖亡。然樂府詩集所載可見。

云。有八病。注云。作詩正不必拘。此敝法不足據也　按八病出於沈隱侯。古人亦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以聲病爲體。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律字如何解。蓋聲病之學。至宋而譌。故阮逸注文中子云。八病未詳也。如今金鍼詩格。及周密所言。皆以意妄測。誤也。已經考證。此不具。今人則但以對偶爲律矣。今人作詩。至不識雙聲何事。

云。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按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田蓮是韻。間字古韻通。何言全無韻也。

云。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注云。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　按三百篇已有此體。

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　按律詩有黏不知所起。河岳英靈集序云。雖不黏綴。是也。又韓致光有聯綴體。沈存中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今云折腰而不言何謂折腰。亦漏略也。折腰者。如絕句平仄平仄仄。或仄平仄平仄。不用黏者是也。中興間氣集中特標崔峒一絕。注云折腰體。似指第四句第三字。非不用黏之謂。

詩法。

云。用事不必拘來歷。　按此語全不可解。安有用事而無來歷者。

云。參活句勿參死句。　按禪家言死句活句。與詩法全不相涉也。禪家當機煞活。有時提倡。有時破除。有時如擊石火閃電光。有時拖泥帶水。若刻舟求劍。死在句下。不得轉身之路。便是死句。詩人所謂死活句全不同。不可相喻。詩有活句。隱秀之詞也。直敍事理。或有詞無意。死句也。隱者興在象外。言盡而意不盡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詞。意象生動者也。禪須參悟。若高臺多悲風。出入君懷袖。參之亦何益。凡滄浪引禪家語多如此。此公不知參禪也。

云。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集中。識者觀之不能辨。則眞古人矣。　滄浪之論。惟此一節最爲誤人。滄浪云。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又云。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製。滄浪言古人不同。非止一處。由此論之。古之詩人。既以不同可辨者爲詩。今人作詩。乃欲爲其不可辨者。此矛盾之說也。

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按玉臺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誤耳。今趙氏所刊乃陳本。然仍通爲一首也。

云。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茗茗山上亭已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按此本二詩。樂工合之也。樂府或一篇詩止截半首。或合二篇爲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於一時之作。樂工取以爲曲。增損以協律。故陳王、陸機之詩。時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全不

省。乃云郭茂倩不辨耶。

云。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又云。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按九章有懷沙。賈太傅無懷沙也。招隱士亦非操。哀郢是九章。九歌是祀神之詞。何得有哀郢。滄浪云。須熟楚詞。今觀此言。楚詞殊未熟。亦恐是未曾看。彼聞賈生爲長沙王傅自傷而死。遂以爲有懷長沙。不知懷沙非長沙也。彼知屈子不得志於懷、襄而死。意哀郢必妙。不知九歌無哀郢也。望影亂言。世爲所欺。何哉。

作詩用字不可單。單則無味。此只論近體。用意不可雜。雜則爾我都晦。古詩皆然。

鈍吟雜錄卷第六

日記

史漢當時皆是分書。多假借字。與漢碑上字正同。不可改也。今刻板多失體。宋書有梁時字。亦與今人不同。後人好改古書。只是學淺。

王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序。樂毅論殺字、曇字。黃庭經耶字。遺教經昜字。今皆不行。晉時書體如此。六朝、唐碑存者。多與今人書不同。今人所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摹。盡去之矣。畫讚弛張而不爲耶。亦不作耶。

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只麻姑仙壇記是以大書作小書。

或云。右軍行書聖教序是集成。若尋常作書。須大小相參。此說亦有理。然右軍官奴帖。官奴帖本祈哀米道。幾於章表之流。勻整蓋有由也。小字。亦無大小相參者。唐、宋人碑上行書。亦自勻整。亦是碑板故耳。若尺牘豈可過求勻整。

薦季直表不必是眞跡。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此帖李貞伯一見定爲眞。匏翁繼之。祝京兆、都太僕卽有疑詞矣。僞作者徒見智果所寫書評有鍾司徒字。豈知元常終身未歷耶。但其書體。非北宋以前不辨有此。○季直表。余以後黃初三年司徒東武亭侯十字質之魏志。定爲僞作。不但非臨本也。鍾迹當世已絕。唯右軍所臨宜示帖。可以考信無疑耳。○丙舍帖。余在陸其清家見一宋拓本。字樣與近來諸家法帖中稍異。眞三國時去分書未遠結體也。石已略蒙。未攷究是何人摹刻。此必待好古多識者而後定也。　鼎帖耳下有千父雲字分書石號。細尋亦與越州石字本有短長。石氏似優也。

背私爲公。自環爲私。止戈爲武。會意字也。古說不可改。或云。武字從亡聲，此宋人語。尤不通。

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爲譌字。可用隸書。如梅字不復作某之類是也。然余嘗於曹侍郎秋岳家見一宋人所集鐘鼎款識。其中揚一晉時尺。上有劉歆二字。正作鎏。古人篤守說文如此。

李陽冰篆不依說文。

周伯琦、鄭漁仲、趙撝謙三人皆不解篆。鄭尤妄。

唐人說文與今宋說文不同。按朱子語類云。唯翻音是徐氏所增。然定老必詳其異同。想不止始乙終亥。○詳見徐鼎臣進說文表中。舊所不載。而附益多矣。○林罕小說序載墨池編中。亦當參考。

漢分書不純方。唐分書不純匾。王司寇誤論。只看孝經。明皇與勸進碑耳。梁鵠

蝌蚪大篆今絕矣。古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憒憒。古篆雜不得隸書。此如章草中雜不得

行草。宋仲溫極有筆力。坐此往往驢非驢馬非馬也。今人不知也。秦人隸書。今不知者亦以爲篆。

邯鄲淳書唐人已無。今卻有二印同鈕。小篆工絕。非漢人不能作也。

八分書只有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眞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擇其中字跡之完好者。學其用筆。曹全碑萬歷間始出。不減宋人之有何公閣道淳于長夏承二碑也。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畢肖。百日已後。便解自作書矣。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此江左相傳嫡嗣。額有大周字。大中間。祭酒馮審白去之。○孔穎達碑。不詳書者爲誰。然與虞爲近。觀其用筆。乃知歐、虞體有方圓。鋒刃則一。干履吉但學翻本廟堂碑。頗失之鈍。參證少也。能得趙子昂以上眞跡乃佳。後人日趨尖巧。無淳古之意。如祝京兆之類。又血脈往往不貫。或故爲奇詭。流宕無法。書之覽也。褚公孟法師碑亦步趨虞書。惜所見止翻本。元人便云此碑有額者難得。翻刻再三。恐用筆已多不可考求耳。

漢分書多剝蝕。唐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近日白下鄭簠分書。然如人體患惡瘡。甚可憎疾。作俑者元人也。

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最佳。可破惑者。不學漢人。唐人何所從出。或者自不辨體源耳。唐人如韓擇木之桐柏觀碑、蔡有隣之元氏令麗君碑。雖蔡中郎何以過也。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蹟也。然眞迹只須數行。便可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

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卻甚備。便初學。見大觀帖內揚賜余深日章者。遍知柳用筆全得晉人秀拔處。微嫌專尚精巧。不復參以渾朴。所以不如信本。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爲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脚。如拆壁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銳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續書譜謂唐以書判取士。眞書類有科舉習氣。以平正爲善。蓋但見開寶以後碑碣大字耳。至謂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尤憒憒。此書自論小學也。

古人作橫劃。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畫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卻又趯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卻回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以山谷證者。大字易曉耳。山谷亦出於褚公。參以薛曜石淙碑。寫出筋骨與人看。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爲之也。大字蹙令小。遏鋒藏勢。使間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卻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迹也。長史此論。爲海岳所詆。蓋誤會欲令字形大小均齊如一也。故特爲發明本趣。又舉顏公妙蹟證其不然。此條最爲牓書祕要也。聞之前輩。凡牓書豎者。必上一字大。下一字小。自下望之。乃相稱。康熙乙酉。始得見二字拓本。乃宋人書。未敢必爲魯公也。以法自當然。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執之。多爲所誤。山谷止自言其所得耳。

左去吻。右去肩。歐陽蘭臺不用此法。不去吻與肩。正爲欲取中鋒耳。見信本房彥謙碑今書乃知道因碑全是家法。

晝有南北。書亦有南北。黃長睿所論佳。兼南北而佳者。精登善。如蘭臺、道因。便有習氣。

晉人書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晉人去古未遠。參取大小篆分書。擇其與行間宜適者用之。字字有本。而變換不窮。故曰盡理。

婁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跡。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作書忌俗字。人皆知之。不知亦忌古字。此爲王覺斯發藥。正書與小篆不同。猶小篆與大篆不同也。略言一二可知矣。如維字。石鼓文作隹。大篆也。嶧山碑作維。小篆也。今作小篆。自然不用佳字。如華字本花葉字。今爲律詩。乃有重押二韻處。豈可用華字耶。自應作花也。

經史古書多有古字。自應按本寫之。若自作書。正用干祿字書爲得。此書不可全據。顧寧人所開。不如吳中徐子能手書重開本。皆仿南宋槧本也。

今人譌字有不可行者。切忌之。如然字本火然。泉達之然也。借作然諾字。取聲不取義也。今去火作狀。是何說。狀自是犬肉字。無然諾義也。貫穿本穿字。讀作去聲。串本是貫字。詩云串夷是也。今俗誤讀作穿。鳥、正書皆作四點。從大篆也。今人作二點從小篆。古人殊不然。惟王右軍遺教經有一字作鳥。與鳧鴈字相

亂近翻遺教經作梟又難用也。字有篆書有而隸書無者、隸有而篆無者。小篆有而大篆無者。周伯琦作六書正譌。大憒憒。亦知正譌亦間有佳處。酌取之。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元以後無刻手。趙吳興書皆刻壞。不見眞蹟不知。佳、佳麗字也。佳、鳥短尾也。近時人作佳麗字盡誤。

不習二王。下筆便錯。此名言也。

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棗字作重來。今人改作朿字。誤也。見沈括筆談。分書棗字作重來。未審何據。查漢隸字源中無字。存中以棗字從朿。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蓋疑漢書有誤。定老引之。則以證今人改來來爲朿朿之非。與沈本意乖。

俗人讀書不多。好以意改古書。如邑人五川楊儀。號爲多讀書名士也。得其萬卷樓所藏書。雌黃處皆不足据。他人可知矣。

顏魯公書。磊落嵬峩。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正書。至今人直以爲怪矣。魯公正書。如像贊、家廟皆翻本。入關齋會僅存中間一面可觀。且摩拓既多。風神轉非。唯金天王廟題名差存筆意耳。

吾衍子行作學古編。多誤人語。此公無學。淺而自信太甚。輕於持論。其書不足據也。

子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撇是古升字。

漢隸分韻。以漢人石刻較之多不合。不足据也。不如漢隸字源。字源猶士大夫撰集。分韻乃出書坊所編。故多妄。其書無序文。卽借用洪丞相隸釋序爲冠。後考分韻亦昔人書。正德中田汝耔刻之江西。嘉靖初李石疊再刻之上谷。上谷本又不及遠甚。○學古編載劉球隸韻。當非也。卽此書。

延陵十字碑。李陽冰所祖。不必仲尼。要非後人所能作。

吾子行不解大篆。

張遷碑易作昜。誤也。古碑如此亦不可用。亦不可不知。今刻本與李監篆體殊異。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眞。此不習南朝書法也。

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爲然。東坡亦以爲非右軍書。但云筆畫精穩。自可師法。此帖自屬後人聚斂王氏書爲之。結字與樂毅、黃庭同者多矣。右軍隨手生變也。此帖近日摹本頗多別字。古人小學。夫豈其然。至著鎧入陣譌爲入障。又顯誤也。

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君謨大都謹守元常、右軍、清臣門法。○虞伯生述君謨語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此君謨之書所以淳意未散。非坡

公之跌宕所及也。

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元人。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字爲得體。亦一長也。所分善矣。然其訣在各因字體。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堪觀。

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鍾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陶九成輟耕錄第三十卷所論印章制度。皆吾子行語。亦甚可法。宋人印章亦有竟不施四匡者。見日章二字朱文印。章字橫畫可以着邊。日字不可。遂兩字一行直下。不用匡廓。乃大觀中余深字也。附識之。日字小。章字大。

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爲漢印。失之矣。余所見如此。更與博雅者商之。余初不愛元人朱文印。後見古錢貨布一字。其工妙正類。乃尋玩其佳。且嘆近日篆書。李長沙而外。鮮合作也。

今人不解宋、元學古印。皆以爲漢印。顧氏印藪中往往有之。王常宗有一文。讀之則稍知源流矣。漢印傳於今者絕少也。武紀中張宴注。其言決不妄。

書法無他祕。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尚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卻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與余論同。董思翁結字局促穴犯。無一可觀。所謂都不知古人者也。□思翁硬執密不容針。寬通車馬二語。不復理會。九宮八面。任意自我。古法幾盡矣。

千字文自是梁人文字。法帖中有漢章帝書。誤也。歐公名重千古而不知此。何耶。

米元章論古人眞僞好惡自是一家議論抑揚過當殊不足據初學切忌讀此等書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眞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不知也如信可樂也樂字不除肩之類翁此論亦從筆陣圖悟來又證之以眞蹟及皇甫碑耳歐虞書體全從右軍出虞溫潤而栗歐廉而不劌宜與蘭亭不遠若定武本乃湯普徹所模謂是信本則誤九成宮皇甫君碑本雄厚今所存者僅碑心也虞伯生謂宋末多尙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摹豈當時佳本已難得耶○後見王止仲半軒集云宋經南醴泉銘愈難致權場所購皆贋模贋刻去眞益遠嘉定慶元間學者甚多而患善本不可得及宋亡混一善本可致而學者則少矣豈以艱得乃貴之哉幼時嘗聞父老言此而興慨余乃知當時蓋爲翻本所誤而今人鑒法書者專以紙墨爲憑恐亦將執此以至誤人自誤也

毛斧季以東坡子昂二眞迹見示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右軍骨法唯季北海公筆最爲逼眞故坡公晚年尤宗仰之風捲雲舒逼之若將飛動東坡書朝披夢澤雲二詩舊藏斧季家此卻是本色妍媚百出不學徐李趙殊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眞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眞跡不知視此何如耳余見張從申元靖法師碑乃知季海師友淵源所自張書尤謹嚴宜乎有盛譽也

坡公少年書圓覺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徐浩季海書余僅見不空三藏碑其源自褚公來雖稍變而豐腴其清勁自在也米元章詆之但皮相而不察其筋骨耳坡書不甚似徐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眞迹。然不是不學碑刻。

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卻云不然。我信山谷。坡谷皆祖十三行。坡佐以王僧虔。谷佐以瘞鶴銘。東坡有一帖云。昨見歐陽士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或以爲徐書者非也。斜川蓋非自爲此語。但坡書由徐與顏入。不可誣耳。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唐碑集王書者。聖教序太圓媚。不如興福寺僧大雅所集吳元碑。○聖教序中用筆亦有渾古如篆如分者。今人罕得唐、宋拓本。都不知講求。意卽是法。謹嚴而安和。卽是瀟灑。宋人直疎放失檢局耳。但避就間猶自巧於爭新。書當由唐入晉。若學宋人。更變不去。元人彌爲弱矣。柳誠懸書尙恨發露太盡。粧點太故。無可夢英只如此。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普名澤。家藏有右軍二謝帖。二謝帖卽李翊戒菴漫筆第五卷中所載。文衡山謂每字當得黃金乙兩者也。凡七十二字。二謝帖近得石本觀之。其中如冥字顯然是米老僞作。但不知眞蹟如何耳。要之米書七十二字。亦每字可得白金三兩也。有王能民者。妄人也。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卽右軍矣。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有向余詆古文尙書者。余亦應之如此。

古人文字少多假借。文義兩通處則有疑。後人多作別字以別之。至有本字爲借義所專。本字卻用別體者。

听字俗以爲聽。体字俗以爲體。串字俗以爲穿。去聲。此不可用。

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錢□□不知。見與族弟君鴻書。

訊、誶是一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老杜寄河南韋尹落句誰話殊雜翁。□翁亦不知與祝字是一字。小學之壞。由明代經典釋文無刊本也。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爲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爲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書。言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蓋草隸至王氏大變。

讀宋人書。其稱述前人者。當審思之。至如譏刺古人。往往不近理。不可苟信。或疑此說。應之曰。歐公不信易繫辭。王臨川不信春秋。此亦可信耶。大略讀書不應先看宋人議論。

韓吏部變今文爲古文。歐陽公變古文爲今文。實有斯病。但歐、蘇亦自有佳處。

史遷極重仲尼。史談乃重老子。父子異論。

宋人云。太史公敢亂道。卻好。班孟堅不敢亂道。卻不好。遷史只是游俠、貨殖二篇爲孟堅所譏耳。謂之亂

道可乎。不知孟堅如何云不好。如唐子西眞亂道也。

先君云。讀書須從上讀下。先看後人書。於古人好處便不相入。余初好觀南宋議論。讀韓、柳文。間有疑其卑淺處。近日始覺爲諷。甚矣斯言之可味也。

虞舜完廩浚井。二妃教以龍工鳥工。見於書傳者非一處。宋儒以爲無此事。今列女傳刻本已刊去之。宋儒所芟也。此猶可說也。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謂向之書亡已久矣。則刻本之有異同。卽宋儒恐已不能免。非宋儒芟之也。至吳夫差亡國之君。奢侈之跡。遍於吳中。史記載其無道。此何足疑。今孟子註疏引史記句踐進西施。夫差幸之。市人欲見者。投金錢一文。今史無此文。蓋亦宋儒所去也。宋人不通理。大略如此。古書所存無幾。如史記者。後人豈知其不全乎。孟子疏乃南宋一邵武士人僞作。非北宋初年孫宣公爲之。恐不足據。或所引者他書誤以爲史記。亦未可知也。

有古詩不妨有律詩。有古文不妨有四六。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不言楊、劉之失。達識也。四六佳處。後人亦安能到。若宋人四六。自嘉祐以後。愈變而下。卽楊、劉已非唐人匹也。

文章無定例。只在合宜。王荊公論仲尼不應作世家。只是不知變例。以死板法爲例。文章便無意。只是不曾學春秋。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想太史公自據素王素臣之說。○三晉田常至戰國始列於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於素王。三晉田常以盜篡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意太史公序論之旨若此。

不免鑿矣。

今人讀史記。只是讀太史公文集耳。不曾讀史。

沈存中筆談。論律詩偏正格甚詳。但不知所本。葢相傳如此。唐人絕句不黏者爲折腰體。河岳英靈集序中有黏綴字。韓偓香奩云聯綴體。葢唐人之法。疑始沈、宋也。

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卻用陳澔注禮記。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從朱子。二程、朱子。格言微論。可敬者多矣。後人所引用。都是他不穩當處。好處都沒卻。可慨。儒家語錄。多有意是而文不妥者。只爲他不做文字。讀者不知。往往信差了誤人。小序亦有難信處。如卷耳便不可通。但如朱傳尤不穩。此等處當闕疑。○卷耳。鄉飲酒禮歌之以興起賢能。則小序未可非也。但或有以辭害義處耳。

史記敍事。如水之傅器。方圓深淺。皆自然相應。宋人論文。有照映波瀾起伏等語。若着一字於胸中。便看不得史記。猶詩家有起承轉合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歷以前詩。

近日顧朗仲、諱雲鴻。名儒也。讀史記每題一字。用重圈別之。以爲文字之貫。至鄙食其傳。題一儒字。便貫不去。眞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唐人論文。絕無此等議論。正宗只是科舉書。不但剪截近俗。也了未識左、史文章妙處。局於南宋議論。與韓、柳、歐、曾之學

相似而實不同.

近代王、李之文.歸震川痛排之.王、李妄庸處.人都不解.只是被他倒了六經架子.言不本於聖人.妄也.不知理義.庸也.

鈍吟雜錄卷第七

誡子帖附社約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卽之也溫。米元章以爲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

顏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塔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相似。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

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工夫淺。得少爲足。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時好。後來便可厭。只爲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疎硬而骨枯。非法也。看楮書便知血脉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闊半細。半高半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豪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可勉之。佈置用筆。千古來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汝有玄祕塔否。我要緊用。不然。汝智永千文在否。凡學書人。千文少不得。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

如二王法帖。只是影子。惟架子尙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眞跡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事。行書從二王起。便是頭路。眞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吾法也。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今日殊不快意。無柳帖也。

謝二書只學趙。白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知處正在此。不可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塊方好也。至囑至囑。

學書當有晉人法。然眞跡難得。看石刻極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爲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汝須參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骨中。晚年有一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加籀。蘇、米皆學之。汝宜留心。

昨法書多失體。佈置勻在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佈基。畫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眞字中三筆須不同。佳字左倚人向右。右四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如算子。大似無講貫也。今後千萬不可草草。囑囑。

日來學作虞法。覺其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都不是。但惜不見原本。筆畫俯仰處甚遒。翻多失之。與永師千文參看方有得。只是見來如此。下筆苦粗而板。寫了便要塗去。又無人

商量。悶極也。強作數行。汝試評之。不是處須說。

米顛作顏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人之理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王右軍正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雜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唐人碑上字耳。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岳以爲過老誣之。偏見也。米、黃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多信米。所謂凝人前不可說夢。米、黃俱好爲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黃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爲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聞耳。趙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爲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眞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爲佳。學者或不知董似未成字。在文下云云（以下不全。）

趙松雪書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時誠爲獨絕也。自近代李楨伯創奴書之論。後生

耻以爲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於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耳。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散廉斷處。微爲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力。視古人何如哉。

近日讀書多。有所見與人不同。前有草藁。爲竇伯取去。甚好意也。然意中頗有所欲更定處。不可漫留以誤後人也。

樂天見李義山云。他生願與此人作兒。故義山名子爲白老。今許貞服自云學醉吟。乃輕薄溫、李。斯何說耶。又好唐子畏。不知唐詩自學羅江東。不學白也。小兒輩妄言。使人發惡。錢㠯翁學元裕之。不啻過之。每稱宋、元人。矯王、李之失也。陸孟鳧本無所知。乃云唐人不足學。斯言也。不可以欺三歲小兒。邑人信之爲可笑。錢公極學唐。但齊、梁已上。未免憒憒耳。元遺山不解陸士衡。比之於布穀。知其胷中未嘗有古人一字也。筆差爽。其所作亦時有可觀。大略疎淺不足深翫耳。吾嘗言錢公之文。過於王、李。而其後人不足與鍾、譚爲奴。此言當有解者。

學爲古文詞。不得有近代俗語。著于胷中。此最損文格。吾年七十。因氣成病。頗有惡夢。想不久矣。特力疾作遺囑。此我末後之語。汝宜聽之遵之。我有微名。汝襲之似易。勿廢吾業也。汝詩全不是。只路頭已正耳。今詳告汝。先看毛詩、離騷。則六義風刺。曉要根本來歷。朱子註看不得。淺薄易入。人一入此門路。便不會

做詩耳。戒之戒之。朱子詩註全不是經。只是一部山歌曲子。俗人拙文字耳。五言始於漢。盛於魏。曹植千古之師也。勿云不及蘇、李。蘇、李作用少也。詩人說色說酒說山水。皆在晉末。陶、鮑色。謝山水。而對偶用事。顏延之爲祖。此後世詩人之祖也。子美中興。使人見詩騷之義。一變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惟精於學古。所以能變也。此曹、王以後一人耳。汝學詩不必慕高。但得體格成就。理不背於詩騷。言之成文。便足名家。近代已來。能如此者不過一二十人。不爲不高也。汝書無作用。勉之而已。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試以我言用功何如。汝學顏書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貝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失也。小處用功。便不死。

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也。元相時有學太白處。韓門諸君兼學李杜。韋左司自是古詩。與一時文體迥異。大略六朝舊格。至此盡矣。李玉溪全法杜。文字血脈。却與齊、梁人相接。溫全學太白。五言律多名句。亦李法也。（與羅隣鳧。）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

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眞態。然須映帶勻美。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代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

白雀帖尤惡。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今老矣。不能復成其技。以此三言爲贈。與葉祖德。

古之名人。皆是博學大才。一時重譽。所傳文字。又經歷代具識審鑒。以至今日。其有遺繆。乃是萬中之一。近世輕薄之流。果於非古。非惟貽笑將來。亦懼有損盛德。凡我同人。讀古有疑。恐是思之未至。毋憚博訪詳問。愼勿任意詆呵也。以下四則是社約。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涉覽既多。才識自倍。資於吟詠。亦不專在用事。今之律詩。始於永明。成於景龍。既以儷偶爲文。又安得以用事爲諱。況邇世墳籍不全。師匠曠絕。假令力學。猶懼未到古人。凡我同人。縱使嗜好不同。愼勿自隱短薄。憎人學問。便謂詩人不課書史也。

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今

者朝讀一書。至暮便竟。問其指歸。尙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師淵明。不惟自誤。更以教人。少年倦於討求。從之而廢。凡我同人。若遇此輩。所謂損友。絕之可也。

古人議論。自有異同。或由同時嫌隙。或由時代懸遠。風尙乖隔。或是救時之言。矯枉過正。或一時快言。不爲篤論。假如王安石不信春秋。李泰伯不喜孟子。此亦可從耶。凡我同人。古人所稱。自當研求。遇所詆訾。且宜存而不論。毋事逐聲也。

鈍吟雜錄卷第八

遺言

讀神農、黃帝之書而殺人者。庸醫也。讀周、孔、堯、舜之書而亂天下者。庸儒也。庸醫人惡之。庸儒至於喪天下。其禍烈矣。儒者猶欲頌而尸祝之。何哉。

少正卯吾不知何如人。若吾夫子之言。則王安石似之。若少正卯生於宋。雖有孔子。亦不得而誅也。

趙普、小人也。讀論語而用之。宋以三百年方孝孺、君子也。讀大學衍義而用之。建文君之亡。忽焉。辟之於弈。大學衍義如弈譜有鐵網局。雖弈秋亦只如此。至於對局爭勝之時。卻有靠不着他處。論語便句句用得。趙韓王若用得論語全。便是伊、周也。

論語文字甚妙。宋儒語錄不做文字。無討論闊色之功。便有沁漏處。偏枯過當處。不善讀者。往往認錯。不免被他誤了。

太史談尚黃、老而薄儒術。揚雄、班固皆以爲譏。文中子儒者也。卻云史談善言九流。何耶。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然則儒者可大可久。只簡易而已。烏得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耶。史談只論得後代傳經之儒。周、孔不如是也。

程子云孟子有英氣余初不解此語後來見俗儒有非孟者始知英氣害事孟子只要說得透快如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言可也又說王公之尊賢便生出後人許多議論要了他天下罷了連女兒都要他的不免已甚只當云尊其位重其祿行其道讓天下者自唐虞以後不可行也孟子說話都說得極透堯舜以道相傳天下非所私也古人爲道如此三代之下難言矣如桃應問曰一段亦是透頂說話後人便道他行不得便是不知孟子意思

做得文字好便是不幸程子有爲言之也不如孔子云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較說得周匝詳穩

大略浮名最害事

儒者最忌二事有門戶有架子

不知時勢不智也不顧人情不仁也不智不仁而言先王之道去之遠矣

莊子云虎狼仁也父子不相食只此便是性善假令下愚不移他也有澌滅不盡處荀子說性惡都不曾在源頭上理會

蟲鳥猶有一倫焉五倫不備何以爲人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虧處士橫議九流沸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生於其心發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非聖人不能辨也。如管子有儒家說話。有道家說話。又有刑名家說話。然其好處自沒不得。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然則誦詩讀書。尙論古人。只應求他善處。宋人論古事。如酷吏案罪。見法輒取。不肯原情考實。此無他。只是好善不誠。心不正。惡而不知其美。之其所賤惡而僻焉者也。

太史公識見極高。從百世之後。論百世以前之事。而曰某事可信。某事不可信。非愚則誣矣。一本於六藝則無失。雖有疎略。亦史闕文之義也。蘇子由古史全不解此意。

儒者之言曰。食取其充腹。無事於膏粱也。衣取其禦寒。無事於文繡也。文貴其達意。無事於華綺也。應之曰。不得膏粱而食葵藿。不得文繡而衣疏布。蓋不得已也。必葵藿疏布而後衣食。則惑矣。孔、孟之文。皆如金玉。古之人必有道矣。齊景公有言曰。不見君子。不知小人之拙也。小人之言鄙。其極也必至於倍。君子出辭氣。必遠於鄙倍矣。

平常說話。其中亦有文字。歐陽公云。見人題壁。可以知人文字。則知文字好處。正不在華綺。儒者不曉得。是一病。

聖人之所是。賢人之所非。吾必從聖人。凡有是非而無證者。雖先儒所言。吾有疑焉。存而不論可已。

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君子不爲。況於古人乎。況於古之賢人乎。如孟子之闢楊、墨。不得已也。世之誣古人以成其文者。斯言之玷乎。

詩曰。巧言如流。孔子曰。巧言令色。謂佞人之口也。如左丘明做得文字好。子產爲命。豈是巧解。儒者或誤認。

今有郡邑於此。賦稅不均。民困盜起。用子產乎。儒者曰。用子游、子賤。噫。不得子游、子賤。不免於用庸人也。君子使人也器之。不當求備。

有□□□者。以眞天眞地立教。其言曰。自地以上皆塵也。非眞天也。應之曰。自足以上皆血肉也。頭非其眞頭乎。

□□曰。微塵眞地也。應之曰。眞者假之對也。必微塵爲眞。大地爲假乎。合之爲大地。散之爲微塵。眞則俱眞。假則俱假。

□□□謂其門人曰。使古無宓戲。八卦我能畫之也。徐子儀以告馮子。馮子曰。京房、郭璞。儒者所譏也。彼之所知。□□□猶未知。焉能畫卦乎。

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取信於六藝。又曰。諸家言黃帝文多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不愛奇也明矣。芟之或未盡耳。揚雄以爲多愛不忍。非也。

漢初文字駁雜。至揚子雲壓之以五經。驅天下之文。盡歸之於孔、孟。後之文人不敢亂說。揚子之功也。韓退之、曾南豐皆極重之。是也。儒者頗譏之。吾以爲此人有心於聖學。但其人文士。於聖人立身行己之道。講之不盡。止知惟寂惟寞。不汲汲於富貴。便謂了事。此其所短也。比之孟子則過矣。直以爲有罪無功。亦未平。

觀戰國文字。聖人之道絕矣。惟詞賦尙有詩人之遺。揚子雲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班孟堅則云。相如之文。與詩人之諷刺不異。請與知者論之。

子雲云。長卿文麗用寡。則是矣。幷言賈誼。則甚矣。

讀書而言古人之不善。不如稱其善之有益於人。

管子一生好處。全在不王。天命已絕。人心已去。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命未絕。人心未去而求王。則是反而已矣。若以管子不王爲器小。商鞅其大乎。請隧召王。亦可以無譏矣。然則云器小何也。曰。論語已明言之矣。大抵器小者易盈。伊尹、周公自視欿然也。管子之量。不勝其功。不覺過分僭妄。其量已滿。

論語亦要做文字。兩箇或曰。跌得極醒。

或曰。孟子不爲管仲。不知孟子亦不爲顏淵。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觀於書。蓋亦不道齊太公之事。儒者以六藝爲法。經傳以千萬數。不如老子之約。司馬談之言也。司馬遷之書。繼春秋而作。子長蓋儒者

也。子雲言之不分別。班固亦然。何也。談生漢景之世。時尙黃、老。故其言如此。子長在武帝時。則不然矣。孔子作世家。老子與韓非同傳。列國世家書孔子卒。不先黃、老而後六經。明甚。今之儒者。皆曰禹、稷、契、皐陶何書可讀。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何也。又曰。聖人之學。不是讀書。孟子曰尙友古人。則曰誦其詩讀其書。顏子言孔子教人博以文。約以禮。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這都是甚的。是故惡夫佞者。

書契以來。便應有書。禹、稷、契、皐陶亦怕不是不識字的。三墳、五典、九邱、八索已不可見。只如伏羲八卦。亦是書。宋人說話。只要說得爽快。都不料前後。

朱子曰。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吾亦曰。有朱子之易。朱子之言。他實實有見處。方有以言。其得於易者深矣。然易已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之妄人。不去理會伏羲之易。只去尋文王、孔子不是處。於朱子之語。便不會理會也。

朱子云。公羊、穀梁善說道理。今之讀春秋者。可不知道理乎。

蘇威好古物。文中子譏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諒哉言乎。然鐘鼎珪璧。可以觀禮。君子尙之可也。不知書而好古器者。賈人而已。評其價值。加之以作僞。非賈人而何。更有可恨者。修改割截以求利。古器之賊也。

肉刑。三苗之刑也。堯、舜以來。仍而用之。遂爲帝王之法。然漢文已革之矣。若今日用之。是又爲三苗也。歷代以來無肉刑。天下未嘗不治。廢之可也。余十二歲時。先君子試以肉刑論。爲之文曰。仍而用之。則三王之舊法也。已廢矣。創而行之。則三苗之淫刑也。先君以爲知言。

潑倚卓靜坐做功夫。儒者如此。然亦非教人枯坐也。如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事有理。須要學。知靠靜坐不得。

文中子論人恕。論事實。宋人惡之。非公論也。房、杜、王、魏諸君子非懵然不知人者。北面事之。其人可知。

唐之興。廟堂之上。皆河汾諸君子也。可以知儒之效矣。宋之興。趙普學論語。可以知經之用矣。

宋人談性命。眞開千古之絕學。章句之儒陋矣。其論忠孝節義。使宇宙間一日無此議論。人道其化爲鬼魅乎。爲禽獸乎。但論人物。談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說話。

讀朱子語類、朱子全書。斯人也。尸而祝之可也。看諸儒摘他的說話。卻把好處都棄去了。

歐陽公論朋黨。眞快語也。但君子以公義相取。不是黨。君子有黨亦害事。觀東林諸君子可見矣。如萬歷時定儲。天啓時閹禍。則諸公者豈非天下之正人乎。但實與相處。未免重門戶。便有私意。其間大有可議處。

儒者都好立黨。有心天下者。不可不知。只觀他論古人便見。如曾子畏子路。子貢與衞將軍文子言稱曾

子。當時何等相重。宋儒只爲要說曾子傳道。遇著子路、子貢。務要尋他短處。與他結下冤讐。論語說十哲。諸書說四友。只爲中間沒了曾子一箇。便生出許多議論。如此見識。處班行之間。是非不平。一味門戶。自然激出事來。不能容小人。尙且害事。他每亦容不得君子。如何不是箇偏黨私意。

漢人之黨。君子小人相攻也。唐之牛、李功名之士攻功名之士也。宋之蜀、洛君子不相容也。

雍季範我馳驅者也。舅犯爲之詭遇也。用舅犯。賞雍季。晉文公譎而不正。亦不純尙詐也。詭遇而獲。只可一試。常用之則敗矣。故曰。雍季之謀。萬世之利也。治天下國家。詭遇不得。孟子云。未聞手援天下者也。五霸假之。正是假這箇馳驅之法。但雜用譎詐。有時詭遇耳。管子正處多。宋人亦說他是詭遇。都不曾細細推勘。子思子云。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管子之謂也。以爲詭遇。非也。

詩之亡也。離騷繼之。至於漢而麗淫之賦興矣。然蘇、李五言之作。謂之麗以則可也。五言譎於晉、宋之際。自魏末苦清言。以老、莊爲學問。名士恣情酒色以爲達。文人承流而作。謝靈運肆覽莊、易。放意山水。陶淵明詩篇篇有酒。鮑明遠創傾側紅紫之文。詩人美刺之義漸遠矣。儒者不解詩。多以緣情之作爲無益。然亦敬杜少陵。至匹之郭子儀。朱晦菴亦學陶公。夫山水之文。使人蕭遠無鄙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爲之可也。陶公言飲酒。卽七賢之志也。彼皆有爲而爲之。君子不可無陶公之志。苟非其時。則沈湎亦可戒也。

或曰。儒者不喜文章。亦不是聖人之道也。近似墨子之非樂。彼云。文章無用。若如所言。則金石絲竹。飢不

可飽。寒不能溫。先王以之立教。何耶。文章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儒者未之學耳。

韓吏部之原鬼。非儒者之言也。古之聖人。皆不言無鬼。若無鬼。祭祀爲欺人矣。

韓吏部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荀不止小疵也。言性惡。殺詩書。與時遷徙。與世俯仰。一變而爲李斯。宜也。

先王順人情以制禮。故天下信之行之。禮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乎人情者也。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耳。若違人情。徒以天子之勢。強而行之。必且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異乎儒者之道。而近乎刑法家言矣。誰謂荀卿知禮者。

荀子之言。惟二戴所取爲醇也。彼有所受之也。

文章之人。大者與六經同義。其爲用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君臣非此不通。朋友非此不合。君子以喻其意。衆人以辨其事。言之也有徵。出之也有倫。可以久。可以遠。彬彬乎君子之言也。小人則不然。拙者則鄙而倍。得罪於名教。不合於聖人。自是而不可諫。巧者則順非諧俗。不可以對君子。此只是言之不文也。儒者好爲鄙語而惡文章。不知其弊也。

過秦論。論之首也。昭明止選上篇。爲班孟堅之言也。然則當時選文。猶以理之得失爲文工拙。至宋人而文章一變。儒者不喜人作好文字。亦怪他不得。每見村塾小兒讀文章規範。意中常發惡。此書全不論理。

今具論其失如左。

大凡學文。初要小心。後來學問博。識見高。筆端老。則可放膽。能細而後能粗。能簡而後能繁。能純粹而後能豪放。謝疊山句句倒說了。至于俗氣。文字中一毫着不得。乃云由俗入雅。眞戲論也。東坡先生云。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然則放言高論。夫子不爲也。東坡所不取也。謝枋得敍放膽文。開口便其初學讀之。必能放言高論。何可如此。豈不教壞了初學。

韓吏部、文章之聖也。其諍臣論。文則工矣。未免爲失言。韓公於是乎不知人矣。韓公順宗實錄。於陽道州之卒。敍其生平。此文雖班固不過如此。可謂極筆。且昌黎之集。善文多矣。何必選此。不惟不愛陽道州。亦非所以愛退之也。

歐陽公之文。創革楊、劉之浮華。首變唐人之艱澀。千古絕作也。至於人品之高。見於史册。此泰山北斗。豈可議乎。然有一病。其爲文也。喜稱人之惡。而不樂道人之善。謝枋得云。學歐不成。必無精采。是何言歟。乃稱其縱囚論、上范司諫書二文。歐陽公之過也。讀之使人髮上指。

鈍吟雜錄卷第九

通鑑綱目糾繆

初命魏斯韓虔趙籍爲諸侯。

胡氏曰。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云云。夫如是雖使六卿並起。三家輩出。莽、操、懿、溫。接迹於朝。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患。

按胡氏言謹微。是也。然周道壞於幽、厲。非直微而已。至六卿並起云云。則謬甚矣。舜誅四兇。天下咸服。兇人不可容也。苟莽、操、懿、溫可使効忠宣力。又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家不藏甲。都城不過百雉。謹微也。若三家輩出。六卿並起。跋扈放恣。尾大不掉。愼微者有是乎。且如曹孟德以其才爲能臣。笞其頭而用之。在太平時可耳。若一旦國有大變。其人亦難信。投閒伺隙。爲龍爲蛇。亦恐不可制。若仲達之陰忮全忠之兇狡。此聖人所誅也。如王莽者。似恭漫天。當日之共工也。流之幽州。猶恐不足盡其惡也。假令都無惡意。爲國宣力。其躁擾愚妄。則誤國殃民。亦何忠之可効。易不云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不云乎。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胡氏儒者。言與經背。何哉。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豫讓欲爲之報讐。乃挾匕首。詐爲刑人。入襄子宮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

曰。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胡氏曰。豫讓可謂義士矣。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爲人臣之勸哉。

闊哉胡氏之言也。按史記。襄子如廁。心動。執刑人。知爲豫讓。義而捨之。又爲死人臥橋下。襄子過橋。馬驚。得豫讓。以兵圍之曰。吾赦子亦已足矣。使自爲計。讓請襄子之衣三擊之。乃自殺。待之有禮矣。又按賈子。讓刺襄子五起而不中。襄子爲之一夕三徙。夫晉陽之事。曲在智伯。襄子無負也。其臣爲報讐。心動馬驚。天也。豫讓亦難避矣。豈必赦之而後爲義。正應殺之以成其名耳。吾聞古之賢君聖主。未嘗無征伐也。孰無人臣。使報讐者必不可殺。則人主亦危矣哉。周公誅武庚。亦何以勵臣子乎。且捨義士以爲人臣之勸。亦非所以責分晉之趙氏。闊哉胡子之言也。輕身以殉一夫之義。如王子慶忌之成要離。乃俠士之爲。非儒者之大道也。趙襄子不幸而死。趙氏之亡未可知。襄子何以見簡子於地下哉。

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徙都大梁。魏惠王嘆曰。吾悔不用公叔之言。

胡氏曰。使鞅而殺。殺鞅而魏常無惠。未害爲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也。況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

甚矣胡氏之無識也。殺商鞅猶殺虎也。虎之類不可盡。遇虎不殺。曰。天下不止一虎。非大愚不爲此言也。吾聞聖賢之人不世出。當喪亂之時。才術智能如商鞅者。亦不易有。云天下不止一商鞅。何言之輕也。且云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益愚矣。小仁、大仁之賊也。孔子誅少正卯。姦人之雄也。須其有罪。則國家之

事受其敗矣。譬如一虎。必須其食人而後殺之。仁者豈如是乎。秦用商君。天下後世受其毒。罪亦大矣。不早殺之而待其罪。罪已成則無及矣。逮於欺公子而取河西。魏能殺鞅乎。大抵書生淺見。輕言天下之事。輕視天下之人。如蘇明允云。天下有桓公而無管仲。吾不信也。夫晉文之才。過於齊桓。五臣者。顛頡誅。四子亦無及管仲者。知舉春秋之世。蓋未有如此人也。吾夫子誅少正卯。朱子亦疑之。皆胡寅之類也。英雄幹實之人。往往惡儒生文士。正坐此哉。是皆禍於吾道。遂使無忌憚之小人。肆意妄行。輕議詩書。腐儒之爲患於儒門非小。

漢王奪韓信軍。

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疎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也。

楊氏之不知兵甚矣。韓信、漢將也。將者、漢兵也。漢使至。必有符驗證據。然後可入軍門。非敵人所能爲也。漢王自稱漢使。必示以符驗證據。軍門不疑也。既入其軍。取其印符。以麾召諸將而易置之。莫敢枝梧。此亦惟漢王所以能爲之。當是時。信所將諸將。如曹參之輩。皆漢王舊將。見王至。自然厭伏。故可易置。若是敵人。軍門不可入。卽入。亦不能入臥內奪取其印符。卽奪之矣。麾召易置諸將。諸將亦不聽。二人起。此人者可斬也。楊氏書生妄言。人或信其說。可嘆可嘆。

漢遣侯公說項羽。請太公、呂后。羽乃與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張良、陳平曰。楚兵飢

疲。今釋而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程子醇儒也。知小義而不知大義。夫張子房以五世相韓。報秦於博浪沙中。義也。以祖父事韓君也。身事韓王成而楚殺之。若漢王西歸。釋羽弗擊。雖叩頭流血以爭之可矣。程子以爲不義。且曰不義甚矣。此何哉。夫楚、漢之事。英雄相競以智力耳。此固難以儒者之道論。卽以儒道論之。程子之說亦非也。請詳言之。項羽弒義帝。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寡人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今若與項羽約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於天下也。夫君子爲義。當務其大者。項羽剽悍賊害。漢王與戰。不能當也。幸其失計窘迫。可乘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時捲土再來。楚、漢之成敗不可知。天下之民。自此塗炭。亦未知何時而已。使無罪之人。肝腦塗地。較之失小信於項羽。孰大孰小。救民於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弒君。大不義也。湯、武行之。大易以爲應天順人。孟子以爲誅一夫。項羽屠殺之慘。桀、紂亦不至是。區區失小信而取之。不義亦微矣。救民於水火之中。猶賢於湯、武之放殺也。若曰湯、武必不失信。又不然。高祖有太公。父也。猶武王有文王也。太公執於楚人。侯公要之以中分天下。曰自鴻溝以西爲漢。鴻溝以東爲楚。文王囚於羑里。太公、散宜生請之於殷。必曰。殷爲天子。周爲藩臣。世世子孫。不敢有貳。若直告之以發政施仁。日辟百里之事。文王且烹脯矣。及戡黎之日。殷人大恐。儒者諉之於武王曰。此西伯非文王也。赫怒奮於阮疆。臨衝折於崇墉。豈亦武王乎。奄有其

士徙而居之何也如宋儒之見則當請於天子爲二國更立賢主乎取之大不義也公閱未終册偶識五則由此以推則所當駁者殆未可量也貓子武記

鈍吟雜錄卷第十

將死之鳴

忽感小疾。遂至沈篤。引鏡視面。殆恐不濟。年近七十。亦無餘憾。所可念者。汝輩生計貧薄。學業無成。以爲惛惛耳。我平生更歷患苦。見事頗多。內省自訟。豈惟五十知非。今以所見載之於紙。汝輩時一省之。所益非少。長寢之後。此書存者。如我未死也。

家世素業。不可輒廢。吾家以讀書相傳。業之貴者也。變革以來。寒進路絕。子弟多廢書。吾每恨之。正未之思耳。負販小人。知書甲乙。能記姓名。便與流輩不同。況士君子之後。何渠無益。古人三餘讀書。亦不妨於諸業也。士人染於禮教。雖有不令。未至十分顛蹶。流宂市井所爲鄙倍。有不可以理格者。所知一人。頗能治生。亦非大不肖。一旦盡伐其先壟松柏。余驚而止之。乃曰。去家遠。守之爲難。不如伐去。用心如此。先人不保邱墓矣。可不懼哉。此無他。不學之患也。

士君子不必有奇節。惟平惟實。可以保身。平則無一朝之患。實則患至可以不懼。然此二字。殊不易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居易以俟命。平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實也。聖賢亦秖如此。

余生於萬歷之季。當時士大夫子弟。舉業之外。不得通一技。觸事面牆。往往可笑。在今日豈得爾。語云。家

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一技足以養生也。但爲之須恆。不恆則不成。學之須精。不精則無名。苟碌碌在千百人中。亦不可得食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非保生之道也。先兄每云。見利思義。義不勝利。思必不能自克。余應之曰。不如見利思害。先兄浩然而歎。以爲知言。夫有無故之利。必有無故之害。倚伏之理然也。惟有道者知之。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小人識慮淺短。惟見其疎。不知其不漏。爲惡無忌。以爲天道無知。積惡滅身。受禍慘烈。耳目所見。吁可畏也。其遠者乃在子孫。如葉林宗、何士龍。身死無子遺。可以爲監。明哲保身。但問克終何如。一時之間。小小利鈍。不足計也。亦安知其不爲福。書、易多言善惡之報。聖人之言。必無欺人。

黠者損人以利己。愚者損人以害己。黠者可以情測。愚者不可以理格。君子避之。孔子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愚者難防。正以其行詐。先兄每相戒勿與愚人共事。

好酒之人。勿與謀事。防其醉而泄也。（吾親經此非常語也。）

不孝以無後爲大。有子而不知教。不孝殆有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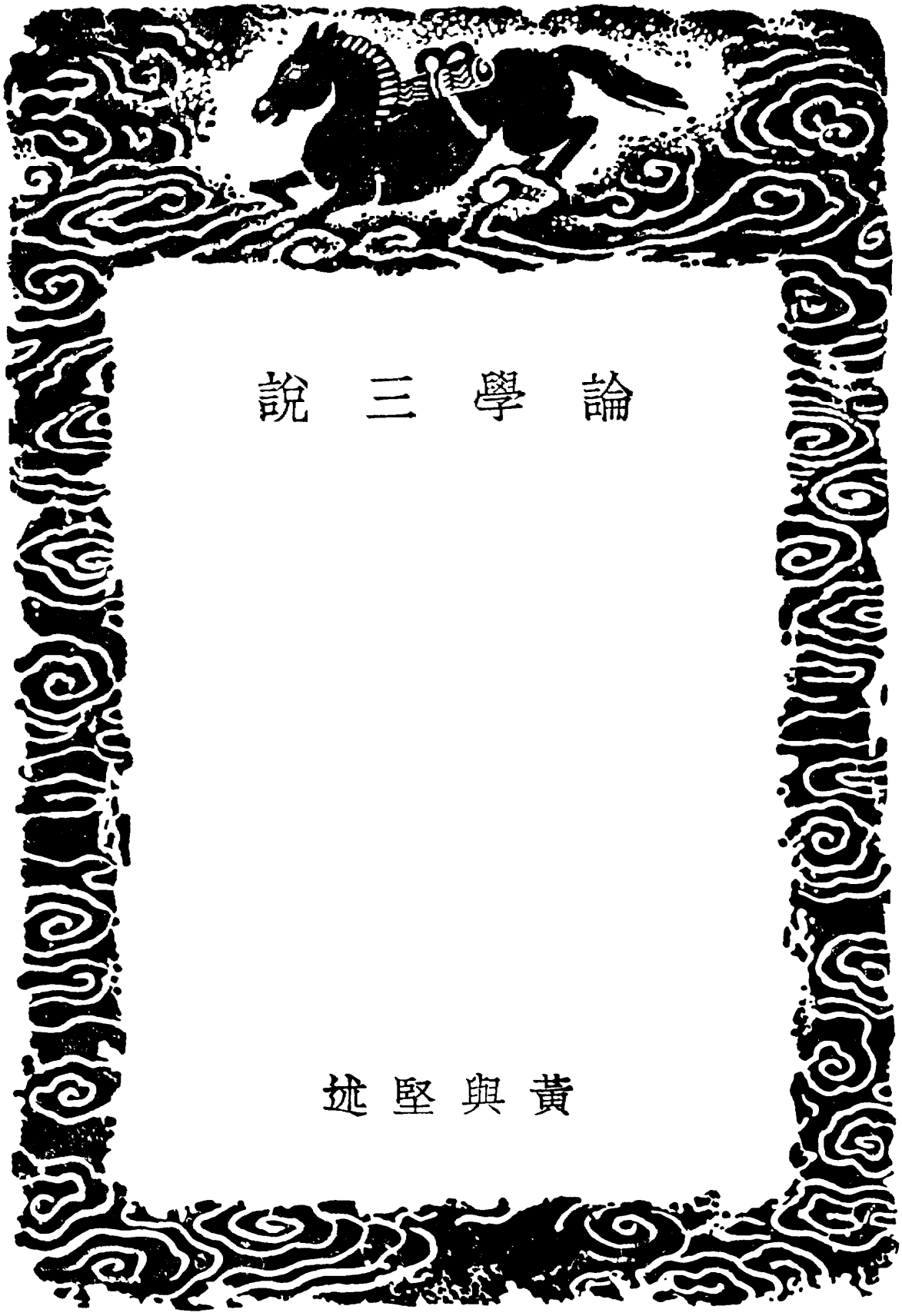
繼志述事。非所責於市井小人。常見冠蓋之家。夷於皂隸。正爲子弟無教耳。

古者不親教。蓋望之切。責之急。必至於賊恩。孟子之言。最得人情。非後世愚儒所解也。然今時無良師。那得都不親教。但勿傷於過嚴耳。過嚴之弊。子弟馴謹者必愚。黠慧者則憝。鞭扑之下。使人不生善念。（先叔祖語）

峯公三子皆不肖太嚴也。此我所親見恐汝輩不知。

婦人不知男子之事。勿令教子。

萬歷之末。士子不學。然一時名士。亦無頓至憒憒。所見如方應祥、胡震亨、李流芳。皆胸有數千卷。有一俗儒嘗言黃蘊生必不第。蘊生連中兩榜。余戲之曰。蘊生竟何如。面發赤而走。自鼎革以來。余遊北方。士君子好爲詩。山人詞客。縱橫於道路。讀書者亦不至饑餓也。蘊生、名淳耀。死節名人也。



論學三說

黃與堅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論學三說

清　太倉黃與堅忍菴述

余嚮齠學爲詩。中歲學古文。晚耽理學。詩少殺。古文乃益進。大約余所學先詩後文。已又極詩文之要。而歸於理。次第有然。今迫頹齡。懼其奄促。因舉三說。條分縷次。以告於世。觀之者其或以余言爲信而加察焉。不無少驗於修途。亦以知余一生好學之精專。蓋幼而壯。壯而老。如是其無閒也。

一理說

理者道之根柢。從來聖賢學問淵源也。吾儒之學。大本在此。自楊慈湖以理爲理障。搖惑後生。而謬說滋衆。不知理字祇自然兩字可以箋釋。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似有形。但質任自然。竝無執著。程明道以理爲天理。亦是根本自然。障於何有。盡世間萬萬千千。總非虛矯。可以強爲。則自然之理。誰能舍此。從來理學。象山之學壞於慈湖。陽明之學壞於龍溪。以二子皆未窺大本。認理爲有形之物。所以舛錯陽明云。精一之精謂之理。若但以理爲有形。殆粗於言理。而不知精一者耶。

夫理有本有末。易云。窮理盡性。又云。順性命之理。此理之本。理在內而無形者也。中庸云。文理密察。又云。淵而理。此理之末。理在外雖無形可謂之有形者也。滯於有。泪於無。皆不可以言理。若以內外合言之。於本末未審。恐亦紕繆滋多耳。

說理必兼說氣始明。人生一呼吸。卽是一動靜。動靜是氣。所以動靜卽是理。破此關棙。甚是直捷。先儒云。

性卽理。又云。心卽理。非深知灼見不能道。故易以道陰陽。而六經言理。能洞徹本末。尤以易爲最。理要說得透。纔說得倒。如孟子性善一說。爲千古理學之宗。迨程子伊川兩路劈開。以孟子說是理。爲本來之性。是性之本。以荀卿、楊雄、韓愈諸說是氣。爲後來之性。是性之末。眞是說得倒。足以息衆喙。發羣蒙。若子瞻性論。豈非說夢。

余以言性折服伊川。始于理學殫精好之。久而融貫。以印證六經。處處脗合。前人有云。六經皆我註脚。殆非誣語。否若膠粘字句。後人又以六經爲糟粕。似亦非過。今人好談經學。而于理學棄若土苴。詎不惜乎。余嘗問徐健菴先生曰。先生知余學何本乎。曰。經學也。余嘿然。非過自韜晦。亦以理學關楗處。原非猝遽可罄悉也。

余戊午至京師。葉訒菴先生過而問曰。儒、釋分別處云何。余曰。從來兩教分別在空實。但其入微處。須隨便觸著。乃可傾寫。一息閒何能泛論。已談論語爲己爲人一節。訒菴曰。釋是爲人。儒是爲己。然否。余曰。不然。若止就徑路言之。其分別又小異。儒者成己成物。恰是爲人。明道諸子云。釋氏自私自利。恰是爲己。此一節祇就學者推論最切實。若以儒、釋互言。轉增轇轕矣。說理在根本上分明。卽橫說豎說。都無滲漏。訒菴又爲余述黃太冲論學之語云。氣是良知。理是良能。余曰。此二語大有病。從來說理是一。先儒謂性卽理。理在氣之先。若是氣。便有善惡兩者爲夾雜。故在理之後。太冲以氣爲無形。故將說在先。以爲良知。以理爲有形。故將說在後。以爲良能。總是認錯。所以說錯。大抵談理家其受病皆在欲求新以勝人。往往

與經傳相矛盾。如劉蕺山先生易學已精。獨圖說以左右判陽陰。甚不合。余與姜定菴略言其槩。太冲寓書往復。大約是依傍禪學。余曾率直報之。以說理不便含糊耳。

數學莫精于康節。其說數全是說理。先天四圖。包藏奧妙。朱子於此處極講究。但圓圖以左右分。獨以方圖爲射角。兩圖互異。合之數往知來。殊屬強綴。余卽邵子數從中起一語。細加研繹。以方圓上下。從中劈開。較圓圖左右分。芒末不爽。皆極自然。雖晦菴復起。不能復易矣。數非理。而數從易起。皆是理。不可以不精。余於河圖、洛書。稍稍穿穴。遂於律歷諸數。洞如觀火。始信天下一事一物。皆有數在。古來言數之書甚夥。意欲盡爲薈稡。以理通之。於闡一之後。另爲一書。名曰易通。以見理之變化。不可窮極。亦循源竟委之一端耳。

一文說

文章氣運。與世推移。六經之後。秦文峻峭。漢文瓌瑋。皆因沿戰國。不能復反周初。晉、魏以降。專尙修詞。至於六季。日益雕鐫。文章之道。澌然盡矣。韓、歐諸子。承唐、宋之敝。起而救之。其勢漸趨於平衍。較之六經。業已醇者漓。豐者瘠。然皆奉六經以爲的。而世之反而射者罕矣。明崆峒諸子。欲以秦、漢凌而上之。究亦何益。

唐、宋諸家文。自茅鹿門選八家。人徇以爲然。究之唐、宋不止八家。八家亦疵類不少。凡學者當有所別擇。然後以材力各造其所至。若學殖未成。卽以是楷然者規趨大家。是又以大家一途自便其不學。初學者

之大戒也。

余沈酣於秦、漢三十餘年。始要歸於唐、宋。凡所爲文。始訒菴以爲廬陵。已熊愚齋諸先生以爲南豐。余皆甚媿之。末學無常師。安敢自矜爲定論。

秦、漢不足以掩大家。而八家必取資於史、漢。以史、漢文之淵藪也。然余尤以史記爲特絕。若貨殖等篇。其聯娟隱秀。史家未有。子長以潔許離騷。柳子厚又以太史致其潔。潔之一字。爲千古文字金鍼。前者周太史廣菴俯詢爲文之道。曾以告之。吳太史匪菴質以諸家所宜法者。余獨舉史記以對。謂此也。

文之病。不潔也。不獨以字句。若義理叢煩而沓複。不潔之尤也。故行文以矜貴爲至要。明初宋潛溪文以淵博稱。而鋪敍繁蕪。較以方正學。卽次其風骨。錢牧齋作文。欲以大家包舉六朝。爲古今第一流。而品格適已落第二。嘻、多才多學。而不審所以行之者。其爲患也。亦豈細故哉。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以氣爲主。顧所以爲達者。全在曲折以取勝。如長江大河。瀠洑天地間。必千百折乃可以至海。此文家所謂波瀾也。余於文始求其達。行之以氣。而徑意直情。率多滯礙。久之而始能開闔反覆。窮其指趣。逾曲折得以逾條暢而行止有不得不然之勢。匠心之妙。非親歷至此。其何以知之。

凡行文。有一題必有一喫緊處。注目須在此。往者吳梅村先生謂余曰。古人作文多離題者何。余曰。此掩題。非離題也。凡遇一題。頭腦必多。不能處處周市。得其要處。縱橫發揮。總不離此。甚有將題面撇開。題之奧妙。恰已說盡。如用兵者必據一要害以爭奇。所謂擒賊擒王。乃見機用。若營壘行列。豈暇一顧哉。已至

京師。說巖先生謂余曰。君行文有訣乎。余曰。否。固以詢。乃以梅村之說進。說巖深頷之。

文之爲道。甚深且大。加功一二十年。卒未竟其底裏。較之詩道。難易懸殊。說巖曾與余論文。余曰。文有行世傳世二種。盡天下三教九流。大小源委。爛熟於中。隨所求而能率然以應。辭義豐美。各有頭訖。此行世之文也。余雖不敏。不敢辭。若孤行直上。不假梯接。甚至衆采俱空。萬籟幷寂。能於無聲無色中。靈光炯出。雖一字句可以千百年。此傳世之文也。余雖欲力造之。而豈易及哉。說巖咄咄以爲難。先者余序沈太史昭子文幷及此。昭子寓書云。海內可與言此者。獨愚山及我等兩三人耳。今愚山、昭子皆已矣。追念疇昔。能無慨然。

余論文先理學。以理學是非之正也。盡天下大小事物。皆有一是非。若是非定。而敝辭譎說肯遁矣。顧所以行文不在此。文之爲道。千變萬化。莫可終窮。用之必以法。而法又離奇。不可以法用。故有法必至於無法。乃可以盡神。余於集中數言之。皆眞實語。非好詭譎也。

余年十五。業於兩京、三都等篇。縷貫條析。已梅村先生招致同學成乾清宮賦。流傳兩浙。麗京諸子竝爲作序。及貢入太學。又以乾清殿賦首於千人。龔芝麓諸公聯吟贈別。皆以賦稱。余少壯之汨沒詞章如此。其後以十年蕩滌。始得遂其學古之志。而學力以秦、漢而益強。馬大林謂余得力於秦、漢。乃是眞大家。余雖不敢當。然亦是學問緊要語。

余少於經濟諸書。鉤纂多年。得其條貫。已於東南之水利田賦。稍有論次。恐亦時久乖違。猝難施用。以備

稽考而已。史論數十篇。竝沒滇江。今齒力衰殘。無能補綴。陽侯一怒。殆非無因。但字釋三卷。以參訂義理。漁莊漫錄十二卷。以辨證古今事物。皆素所裒輯。出入自隨。意欲少需授鋟。便於來學。亦盡付東流。絕無副本。立齋先生聞之。恨不先令抄錄。余亦甚自惋惜也。

一詩說

余初學詩。家伯叔命以多讀多作。三唐詩以杜爲稱首。而子美云。讀書破萬卷。又云。性癖耽佳句。工夫亦祇讀作二者而已。其以精心強力。包舉一切。發而爲詩。歌行皆雄健渾脫。有鯨呿鰲擲之奇。要其得力在鎔鑄。故雖千百言一無罅漏處。歐陽永叔以爲子美一字諸君不能到。王介甫以子美下字處評之云。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初學須從此理會。大率杜詩各體俱下鑪錘。於五律尤甚。五律以七字縮五字。字短意長。非鎔鑄何以得此。然鍊字不如其鍊意。鍊字雖工而味易盡。鍊意則咀諷再三。旨趣逾出。古人所以嘔心枯髯者在此。以是推之。可以知學詩亦無速化之術矣。

鍾、譚說詩。甚爲偏僻。獨以刮磨五律。最去學者膚庸俚淺之病。梅村講究略同。故其五律特精。程孟陽嘗云。唐人含元集爲五律樣子。牧齋極宗孟陽五律。卻無一首與含元相似。亦一欠事。

梅村云。詩要說得出說不出。家伯叔云。詩要推得動推不動。此四語眞詩家三昧。卽古三百篇溫柔敦厚之微旨。王右丞得其精髓。儲、岑諸子尙有未至此種詩。大抵以心思逼一時情景。鎔幷而出。使其妙俱現目前。而寄託深遠。又非想像可到。宋人欲以詞調聲口彷彿求之。去而萬里。要之宋詩亦是沿襲中唐。未

嘗與唐人一派斷滅。今人不知原委。徒於宋詩趨走如鶩。亦貪其徑術之易便。究於堂奧無與耳。王阮亭先生選唐人十種。存唐的派。復纂三昧一書。直抉眞宗。以提醒世人眼目。其留心詩教者深矣。

古詩、詩之根本也。肆於古而後精於律。詩家根本之論也。余幼時律多古少。陳素菴先生舉以相規。余從其說。魏貞菴先生甚爲嘆賞。以古學余所夙好也。五言長律亦取之腹笥。以爲易事。獨七言古數與梅村講論。嘗以古人長篇。斷章取義。於操縱開闔處。得其遺法。顧以境界淺近。欲精神注射。尙有未能。始知李、杜文章。總在嶔崎歷落中透露光鋩。原非等閒得以從事。

詩體不同。昔人以爲各有爐竈是已。七言律差與五言不同。余初學時。頗愛錢、劉、溫、韋諸子。以爲取徑中唐。易於上手。已復取宋蘇、陸諸子詩。雜然好之。絕不起唐、宋、元、明異同之見。蓋詩中原無畛域。學者但就其資所近。學所便。力爲之。自當超詣及古。人人性分各有詩。正不必於故紙覓蹊徑。

乙丑。余自衡州抵郴州。郴江在下流。距瀟湘五百餘里。秦少游詞。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勢極相反。又嘗過洞庭。李太白洞庭西望一絕。日落長沙秋色遠。長沙在洞庭東南五百餘里。甚相違背。江文通登香爐峯詩。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在廬山南二千餘里。語亦未合。李詩本之古人。與會所至。往往率易如是。

子美詩用古殊切核。然如所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以云濟南伏生。則名勝非虔。以云後漢服虔。則姓服非伏。何誤用至此。今人輒尙子瞻詩。蘇詩好用古。但差處尤多。如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扁鵲爲倉

公。賈梁道句司馬懿爲司馬師之類。藝苑雌黃甚詆之。洪容齋以爲無害。似亦護短。非篤論耳。詩人以古爲塗澤。用處繁不無少假借。余謂借字可。借事則不可。借字史、漢多有之。若借事。有事實在。安可以虛借。如蘇詩石建方欣洗腧厠以廁腧倒用之。水底笙歌蛙兩部。以稚圭鼓吹字爲笙歌。雖借字。於義不可訓。亦不可。近來梅村詩多借用。牧齋以爲陽移陰換。又以爲換步移形。不無寓意。然實借字。於義無妨。余嘗語梅村曰。先生之詩。妙在搜奇採勝。盡古今所有。奔湊腕下。所謂錯綜萬象。賦家之心也。若茗文集中以五城兵馬爲司城。以鳩爲鵴鴣之類。是事物名借用。尤不可。學者於此處須分別。

應酬詩。詩中塊壘也。最爲詩家累。余乙未貢入太學。得詩五百餘首。十刪其七。申堯盟見余所存詩。嘆曰。余讀江南詩。大抵外腴中枯。囿於一時風尚者也。子眞矯然獨造者乎。余笑而不應。己未官禁近。數年間得詩一千餘首。無當意者。嘆曰。余詩豈遂不可爲乎。三月雨後。偶次御河徘徊吟眺。得一首。稍自慰。已朱竹垞見之。嗟賞不置。曰、其錄之便面。俾長咀諷乎。詩人明眼率如此。

阮亭蜀道集。才情力量。足以兀驀一世。已奉使粵東。道遇余。余問其近作。曰。今似不逮往。如何。余曰。詩以精神勝。人謂東坡海外文字爲最奇。余視之稍次黃州、惠州時。以氣少衰也。今先生方壯年。何慮此。已寄嶺南諸集。果如余語。益以嘆阮亭之精進。其強力如此。余二十年來。專心古文。詩學少廢。嘗由浙之閩。由中州之秦之晉。由湖南之黔之東西粵。經行萬餘里。所見奇山水甚衆。而無奇句以副之。今屏跡滄江。侵尋衰老。恐自此塊然視息。不能復事苦吟。憑今拊往。嘅歎以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鈍吟雜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印頌文）

鎮